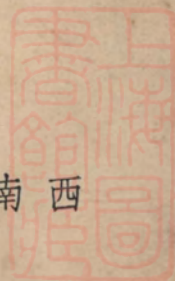


越 南 問 題

陳 序 經 著

嶺 南 大 學

西 南 社 會 經 濟 研 究 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6408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甲集第六種

越  
南  
問  
題

陳序經著



10-14288

上海圖書館藏書

## 自序

這本冊裡的各篇文章，是我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間因爲到了河內與海防而引起一些雜感寫成的。我那次在河內與海防的時間，雖是很短，然而在短短的兩週中，我看了那些地方完全由中國的軍隊與政府人員去管理，後來又完全交與法國的軍隊與政府人員去統治。同時，又看了新興的越南政府，也正在推動其獨立自主的運動。這是最近的中越法的關係中最重要的一幕，也是今後的中法越，而尤其是後兩者的新關係新局勢與新問題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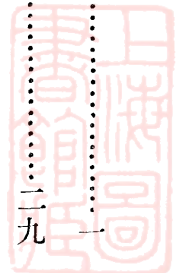
我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而說話，也許是站在一個情感較富的中國人的立場而說話。然而我既不希望我們的軍隊去長久佔領越南人的地方，我也不希望法國的軍隊去長久統治越南人的國家。站在這個立場來說話，我也可以說是說了中立者所說的話。假使法國的朋友們覺得我在這裡所說的話有點過火，那不過是因爲他們是站在侵略者而作的批評罷了。

附錄的幾篇文章，都是抗戰期間寫的。「關於暹羅華化問題」是岑家梧兄二十九年間的舊作，現在一併附錄在這裏，藉供參考。

三十八年六月十日於廣州。

# 目次

- 一、海陽橋……………一
- 二、論法國人在越南的尊嚴……………二九
- 三、法軍入河內記……………四〇
- 四、壓迫重重的越南華僑……………四六
- 五、河內與海防……………五三
- 附 錄
- 一、越南與日本……………五六
- 二、論泰越的關係……………六三
- 三、泰越衝突與泰國危機……………六五
- 四、關於暹羅華化問題……………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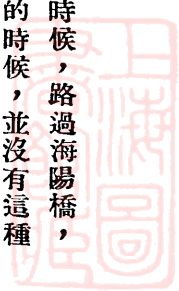


# 海陽橋

## 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清晨，我與友人從海防乘車到河內的時候，路過海陽橋，看見了橋的兩端，各有三個兵士。記得數天前，我從河內乘車到海防的時候，並沒有這種現象，然而現在却是這樣。這三位兵士，一是越南的，一是法國的，一是中國的。法國與越南的兵士，站在橋的兩旁，相對而立，而中國的兵士，不知是很湊巧的，或是有意的，站在這兩者的中間，處於中立的地位。三者距離上，並不很遠，然而除了大家互相注視之外，靜默的無一言。自然的，這位中國兵士，既不懂得說越南話或法國話，這位越南兵士，也不見得能說中國話或法國話，至於那位法國兵士，也不見得能說中國話或越南話。所以就使他們而想談起話，也不可能。

在他們的靜默的情境中，好像又有了一種幽閒的態度。因為大家並不嚴格的去立正，而有些隨便的去休息。然而這裏所說的靜默的情境與幽閒的態度，恐怕只是一種外表的看法，在內心上，他們也許是很不耐煩，很為緊張，充分的表示越南而尤其是越北目下的局勢。



這三位兵士，代表了三種民族，三個國家，三種情緒，三個地位，以至於這三方面的關係。我的朋友說：「這是中越法的交叉點」。我回答道：「這也是一國三公的局面」。這條海陽橋本來是在法國人統治越南時期所建築的。自日本佔據越北之後，自然是由日本人去管理，可是因爲盟軍的飛機常常去炸，直到日本投降後的時候，海陽橋斷了三分之一。是一個多月以前，纔由中國的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當局去修理起來，使往來河內與海防之間的火車汽車，可以直駛而無阻。

這條橋是由中國方面去修理，目的是便利運輸，也可以說是主要的是爲了軍事上的交通。在中國軍隊尙未完全撤退之前，中國方面無疑的要想保持這個交通要點，所以派兵守護。最近來，法國根據了中法條約，派兵來越北接防，他們爲了要想保持海防與河內的交通線，所以對於這個要點，也派兵守護。至於越南方面，現在已有他們的政府，要求獨立，而且他們以爲越南是越南人的越南，海陽橋也不能算作例外，所以他們也派了兵士去守護這個要點。

所以，海陽橋成爲三種民族與三個國家的交會點。

海陽橋固是這樣，整個越北，又何嘗不是這樣？這一篇談中越法的關係的文章之所以從海陽橋說起，並非沒有意義的。

我們知道，海陽橋是差不多位在海防與河內的中間。從海防到河內，公路途程是一百零四公里，從海防到海陽橋是四十六公里。海陽橋離海陽省的省會只有三公里。海陽橋之所以得名，大概就是因為牠是在海陽省境內，而尤其是因為牠是靠近海陽省會。

海陽是越北出米很多的區域，也可以說是越北富庶的地方。然而這個地方之所以產米很多，與比較富庶，是因為牠是處在紅河的下游，而得了紅河的水利的灌溉。

紅河是越北的大河流，這條河流，在越北，不只對於海陽有了很多的好處，而且對於整個越北的經濟上，也有了莫大的關係。因為除了灌溉這裏的很多田園之外，在交通上，也有很大的效用，所以在河的兩旁，既有了千畝萬頃與每年收穫數次的肥田，在紅河中，又有累千累百的汽船木筏。在從前鐵道公路尙未建築的時候，紅河及其支流，實為越法的交通要道。

紅河發源於我國，在我國的雲南，這條河的上游，叫作富良江。富良江與紅河名稱雖異，江河却同一條。所以不盡紅河滾滾來的海陽橋下的江水，無非就是來自雲南的富良江。假使飲水應該思源的話，越南人是不會忘記這條水源的。

除了這一條河之外，在越南還有一條大河，這就是湄公河。湄公河也是來自我國雲南



的瀾滄江。這條河在越南的西北部，是越南與暹羅的界線，而在越南的南部，是經金塔與西貢而出海。這是在越南的最大與最長的河流，在越南的農產與交通上之重要，更爲顯明。

越南最大的河流，固是發源於我國雲南，越南西北部的大山，也可以說是我國山脈的支派。在老撾的北部，羣山起伏，是與我國西藏的連貫南下的橫斷山彙相接，其高度自三千尺至八千尺，這不只是越南其他山脈的所從出，而且是印度支那的屋脊。

不但這樣，從地理上看起來，越南北部是與我國西南各省毗連的。廣東、廣西、與雲南三省，都與越南接壤。在雲南，除了紅河上游可以駛行小舟之外，又有滇越鐵路。從昆明直通海防，這是我國西南的交通要道。在廣西，從南寧到海防，有了公路。至於廣東的西南角的東興之於越南的邊境，也只隔了一衣帶水，在抗戰時期，是中越的交通孔道。

至若越北的氣候與我國西南各省，也較爲相近，而與越南的南部的四時皆夏，則相差較遠。

在地理上，中國之於越南的關係的密切，既如上面所說，在歷史上，這兩者的關係的密切，尤爲顯著。

據漢書南蠻傳裡說，交趾之南的越裳國，曾於周公攝政的第六年，派使者到中國朝貢。周公因爲其使者忘記了回程，乃製造指南車給與他們。到了秦的時候，秦始皇征服中國

的西南，置桂林象郡，這是包括了現在的越南的一大部分疆域。從此以後，越南遂入了中國的版圖。

漢朝初年，越南也是中國的屬國，漢武帝平南越，置交州刺史。越南分爲交趾（現在的北圻），九真（現在的清化又安），與日南（現在的中圻）三郡。東漢初年，交趾反叛，光武命馬援去征伐日南，立了銅柱而還。從漢代而至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隋、唐，越南雖有時反叛，然而不久又被平定，故始終爲中國的版圖的一部分。

唐太宗時，交州隸於嶺南道，但是又以交州距離政治中心較遠，因復置安南都護府以治理交州，這可以說是安南這個名詞的原始。

到了五代的時侯，越南乘了中國本部的紊亂而變亂。後來在宋太祖開寶六年（西曆九七三），驩州刺史丁部領自號曩越帝，脫離中國而獨立，建立安南的丁朝。此後數百年間，有時內附，有時反叛，到了明成祖的時候，安南黎季犛反背諾言而殺陳太平，明成祖於一四〇六年遣大軍征伐越南，佔其國都，並追獲黎氏父子，押送到燕京。

安南在這個時候，又改爲交趾，置布政司，並設郡縣。同時，對於四書五經，又極力倡，而衣服以及好多習俗，也跟着明代。

安南經過明朝這一次的征服之後，反叛之事雖數見不鮮，然除較短的時間外，總爲明廷所征服。至於清初，安南入貢，乾隆時代，因爲安南內亂，清廷會命兩廣總督孫士毅督

大軍去征伐，佔據東京，阮文惠出走。後來阮文惠雖乘了孫士毅的不備而攻敗士毅，可是文惠既據東京之後，又遣使入貢，稱臣賠罪。清廷以不願勞民傷財，遠征邊地，因封文惠爲安南王。

總而言之，安南自秦爲置象郡之後，本爲中國疆土的一部分，後來雖有時變亂，自立王國，然仍爲中國藩屬。明代還屬中國的郡縣，清代又自稱爲臣屬。但是自法國的勢力侵入越南之後，安南既爲法國所蠶食，而中越數千年來歷史上的密切關係，也因之而變更。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當加以敘述。

中越在地理上，在歷史上，其關係的密切，固像上面所說，在民族上，兩者的關係，也至爲密切。

傳說「高辛氏之犬，應懸諭令，啣吳將軍頭詣軍前，帝女遂從之入山，生子女六人，自行婚配，繁衍衆多，始於湖南長沙武夷後經桂省而至越。」這種傳說，不易置信，然而越南民族之於中國民族，在血統上既有了密切關係，在相處之間，又能和好，是無可疑的。

因爲越南是中國的郡縣，越南民族也可以說是中國人，而況自周秦以後，北方漢族之遷移於越南的，更不知多少。馬援之征伐越南，好多部下，就留在越南。後來有人叫他們爲馬留人。他們既皆爲軍隊，那麼他們決不會攜眷去征伐越南，而此後世世相傳，又無疑

的是與了土人結婚，他們始能有了後裔。

又據史書所載，歷史上的不少罪人之到越南的，代代都有，而或宦或商之居留於這個地方的，更爲不少。又在朝代交替的時候，忠臣烈士之不願服事後代或外族君主，而跑到這個地方的，更爲不少。故華越血統之互相混合，由來已久。所以，兩種民族在血統上的關係，是很爲密切的。

直到近代，在越南的華僑之娶越南婦女的，爲數很多。越南婦女比之越南男子，勤勞得多，華僑之娶土人女子的，後者不只是對於家中一切，可以管理，就是對於經商或其他的職業，也能給予很大的幫忙。這種家庭，傳之數代，就不容易分別其爲華僑或爲土人。

而況，在事實上；除了很多的華僑之外，在越北而尤其在中越交界的各處，好多所謂安南人，根本就是中國人。他們不只是體格上是中國人，就是語言風俗，也是近於中國。又況，事實上，除了安南人的體格稍爲矮小之外，他們之於中國人，基本上就沒有甚麼差異。所以，不只一般西洋人辨不出來中國人與安南人，就是中國人對於這兩種人的區別，也不容易分出來。我們在安南，能夠說某人爲中國人或安南人，而尤其是對於這兩種女子的區別，主要是由於服裝上的差異，而非由於體格上的差異。至於安南的男子之不穿安南衣服而穿西服，則其與中國人或安南人，根本就不容易區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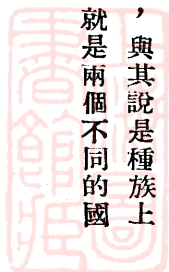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華越民族，因為地理的接壤，歷史的關係，以至於華族的南遷，與兩族的互婚，結果使兩種民族，混合已久，因此之故，所謂中越人民的分別，與其說是種族上的差異，不如說是在政治上，兩者屬於兩個不同的政治團體，質言之，就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 三

因為有了上面各種的關係，所以中越兩種民族，在平日相處之間，是較為和好的。我們讀了中越的關係史，知道越南若有了變亂，而以干戈與中國相見，主要的乃兩國政府與政府間的爭執，而非兩國的人民與人民間的衝突。大致上，我們可以說，數千年來這兩國的人民之相處，是相安無事。因此之故，在歷史上，很少有了越南人排斥華僑的事件發生，要是有了，那是發生於法國佔領越南之後。

為什麼法國佔領越南之後，却有了排斥華僑的事件發生呢？主要的，我們可以說，是由於法國人排華，而並非越南人排華。法國人爲甚麼要排華呢？照我看來，至少有了兩個理由。

第一，我們知道，在法國未佔越南之前，我國人之在越南的，不只是在經濟上，已有優越地位，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了優越的地位。越南的北圻中圻，從來若不是中國的郡



縣，便是中國的屬國，在南圻像在河仙，在滿清中葉，也爲國人鄭玖及其後代所管理。至於經濟上，國人之在這個地方經商或種植而致富的，並不乏人。法國人對於國人之在安南的優越的政治地位，當然極力去打破，因爲他們要統治安南，就不得不排除中國在越南的政治力量。一八八四年的中法之戰，也是爲了這個原故。這次戰爭以後，而尤其是一八八五年的中法在天津所簽的條約之後，法國得了中國承認安南乃法國的屬國，中國在安南的力量雖因之而中輟，然而此後我國人之在安南的經濟力量，不祇不因之而減少，反因之而增加。

原來，法國在佔據越南的初期，因爲要想開闢安南各處，除了處處需要人工之外，對於發展商業實業，也極力鼓勵。華僑之在南洋各處的，對於這些工作，既早有成績，法國人爲要使安南繁榮，又不得不鼓勵華僑到安南。

但是華僑既日來日多，而在經濟上的力量，又愈趨愈大，於是法國人又不得不有所顧忌。因此之故，他們對於華僑的入口，又加以種種的限制，而對於已在安南居留的華僑，除了增加了人頭稅外，又通過了好多條例，如中國人不准購買田地等等，目的無非要限制華僑經濟力量的發展。

法國人既佔據我國的屬國，消滅了我國在安南的政治的勢力，到了安南的開闢已達到相當程度的時候，他們又以爲可以不必再去利用華僑，因而對於華僑的經濟的發展，以至

國人之擬到越南的，又加以嚴格的限制，目的無非是要使法國人，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都能達到壟斷的地位。

除了上面所說的法國人在越南的排華的原因之外，法國人在越南之所以要排華，還有第二個原因。原來自法國人統治安南之後，對於安南人的管制，日來日嚴，虐待日趨日甚。安南人雖憚於武力淫威之下，然數十年反抗法國的運動，也數見不鮮，而尤其是近數十年來，安南人的智識逐漸發展，民族主義與國家思想，也逐漸澎漲。他們明白近代歐洲，而尤其是法國的民族主義、國家思想、以至民主政體，革命運動的發達，也不過是近數百年來的事。比方法國之脫離羅馬帝國，法國之變為民主國家，均非久遠的事。法國人自己從前既也受過外族的統治，受過專制政體的壓迫，那麼現在法國又以外族與專制去統治安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則法國人之統治安南，是違反了為世所贊慕的人權宣言了。因此之故，安南人不只要求安南要民主，而且要求安南要獨立。在理論上，法國人之統治安南，既不能自圓其說，在政策上，他們又不得不找出一個代罪的羔羊以轉移安南人的反法的注意力，華僑就變為這個替罪的羔羊。

法國在越南通過了好多條例，限制華僑，在表面上是他們之所以這樣的作，是爲了保護安南人的利益起見。比方，不許華僑置田產，是怕田產都爲華僑所購買，而使土人無田可耕，就是一個例子。他們既是爲了保護安南人而這樣的作，就可見得他們之爲安南人求

幸福的苦心。

自然的，有了一些的安南人，也中了這種政策的毒，而仇視華僑。同時，也有了一些的華僑，不深究底蘊，見得安南人仇視華僑，遂以爲排華舉動，乃完全由安南人主動，因而使中越兩國人民，有了不少的誤會。其實，這都是中了法國人的計，因爲他們所希望的結果，是安南人的排華的情緒愈高，則反法的心理愈減。

其實，只要一般安南的人士，頭腦冷靜的一想，就能看破了這種陰謀。中越的密切關係，既並非始於法國佔據安南之後，而在歷史上，華僑之居留安南的，一向就與越南人和好。以前的中國之在安南的政治力量，既早爲法國人所消滅，而近代的華僑之在越南的一些經濟力量，又爲殖民地政府的苛捐雜稅所侵蝕。越南華僑的人口，數目比之南洋其他各處像暹羅像馬來半島又少得多，華僑之在越南的，不外是圖謀生活，政治上的野心，是完全沒有的。連了這次中國軍隊到了越北，接受日本投降事宜，中國政府也並不因此而有久佔越北的心理，所以最近來越南的民衆對於華僑，更加親善，而使法國今後不易離間了中越人民的感情。

假使我們從文化方面看來，中越兩國的關係的密切，更爲顯著。

據說在秦的末年，南海郡尉趙陀乘中原之亂，而自稱爲越南王，這就是越南史所稱的越武帝，他建都於番禺，而據有越南的地方，因而傳播中國文化到越南。中國文字之爲越



南所採用，也是始於這個時候。我們知道，文字是文化的要素，越南在這個時候，既已採用中國的文字，那麼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面之輸入越南，是無可疑的，雖則在當時我國文化之在越南，並未見得很爲普遍。

到了東漢的初年，中國對於傳播文化到越南，取了積極的政策，因而越南華化，愈爲顯明。後漢書南蠻傳中說及越南華化的有了一段，今錄之於后：

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從這一段話裏，我們知道除了文字語言之外，中國的禮儀姻娶，以至於教育制度，農耕方法，也傳入越南了。

自漢代以後，越南在長期中，既爲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其文化之爲中國文化，是自然而然的。而況，在明朝時代，在越南對於四書五經之誦讀，又積極提倡，而衣服裝飾，也又從了明制，所以越南的華化的程度，更爲深刻。

自法國統治越南之後，極力去提倡西方文化，而數十年間，越南的文字，也用了羅馬字母。然而直到現在，凡是到了越南各處的人，總可以隨時隨地，見得中國文化之在越南的留痕。房舍而尤其是廟宇，是模仿了中國的樣式，所謂舞文弄墨的對聯，又像有求必應

的牌額，北至河內，南至河仙，都可以看到。此外，社會制度，以至於所謂種種的精神文化，也尚遺傳到今日的，不可勝舉。

其實，在五十年以上的安南人士，還有很多能閱讀中國的書籍，與運用中國的文字。所以中國人之到安南而不懂安南方言的，遇着年紀較老的人們，用筆問答，可以達意。

最近來，國軍到了越北，安南人反法的運動，愈趨激烈，法文又少見起來了。招牌標語，除了用安南文字之外，中國文字也到處可見。現在法國又到越北了，法文也許又要時髦起來，然而要知深染華化的越南，對於中國文化，是不容易在短期中忘記的。

#### 四

上面是說中越的關係的密切，至於中國之爲了越南而與法國所發生的關係，又怎麼樣呢？

簡單的說，這是一種不幸的關係，這是一部爭鬭的歷史。

法國之侵略安南，是始於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安南嘉隆王之受法國在安南傳教的教士彼諾（Pigneau de Behaine）的勸請，而派其年甫六歲的幼子，與彼諾到巴黎去乞師於法國路易十六，而訂了法越攻守同盟的條約。嘉隆王的復國之得力於法國的幫忙，固是微乎其微，然而有了這個條約，法國遂得以藉口而侵略越南。關於法國之侵略越

南的史略，我們當在下面加以敘述，我們在這裡只要提出，法國既佔據了南圻，又進而爭奪中圻，再進而搜取北圻。到了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法國強迫安南在順化簽了所謂哈爾曼（Harmand）條約之後，安南可以說是被法國所滅亡了。

清廷在乾隆的末年，既享了長期的昇平，而對外取了驕傲與蔑視的態度，所以對於法國人之在越南南部的侵略舉動，完全沒有注意，那知差不多一百年後，法國人不只佔了南圻與中圻，而且佔了北圻。越北是與中國的西南各省毗連，法國人的勢力既到了越北，結果是敲了中國的西南的門戶。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不能不醒了。

我們應當指出，在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法國與越南訂了西貢條約以至一八八二年法國佔了河內的時候，中國均有抗議，其抗議的理由，是越南是中國的屬國，法國既佔了安南，對於中國在安南的地位，却完全抹殺。

然而直到一八八三年，中國纔派軍隊去越北。法國人了見了中國派軍隊到北圻，他們在一八八四年二月間，也派了二萬五千兵到越北，因此遂引起在越南的中法戰爭。

一八八四年三月，中國軍隊與法國軍隊在北寧相接觸，不久，中國軍隊因為人少械乏，而退到興安，法軍追圍，於九月佔了北寧，中國軍隊既被迫而退到紅河的上游，李鴻章遂在天津與法國海軍總兵孚尼埃（Fournier）立約，由中國撤退北圻的軍隊。

這是表明中國放棄越南而使法國去獨霸，可是，在那個時候交通很不方便，公文來往，須費時日，李鴻章雖然與法人在天津立約，中國在越北的軍隊並未接到政府的撤退命令，所以法國軍隊到諒山接收時，中國軍隊遂拒之，而第二次的中法戰事又發了。

法國軍隊到諒山接收而被中國軍隊的抗拒，使法軍死傷相當的多，法國又因此而藉口，要求中國賠款，中國既不允，兩國的第二次戰事又開始了。

這次戰事開始之後，法國不只在越北與中國打仗，而且派其水師去攻我台灣福州等處，但是當越北的法軍入鎮南關時，馮子材率兵大敗了法軍，法軍司令尼格亞(De Negri)，負傷而退兵，馮子材的軍隊却乘勝追到諒山，這是一個大勝利。據說這個消息傳到巴黎，法國的內閣總理斐爾理(Ferey)並且因之而辭職。

中國公使曾紀澤在這個時候，正在法國，他由巴黎電告我國政府，請勿立即與法國講和，而喪失權利，但是李鴻章一向是主和的，因與法國駐華公使又重訂了天津條約。其內容的要點，是中國承認法國與安南在順化所訂的條約，這是承認安南為法國的保護國，同時，又開老開諒山為商埠。此外，又規定如中國南部要築路，中國須用法國人，同時法方撤退了在基隆澎湖的軍隊。

這個條約，不只使中國放棄了在越南的一切權利，而且使中國的南部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此後，滇越鐵道的建築，也可以說是根據了這個條約的，而開法國人在數十年來對

於西南諸省的侵略政策之漸。所以，法國之在雲南的特殊地位，以至於後來的廣州灣的租借，都可以溯源於這個條約。

馮子材的軍隊，在那個時候，能否乘勝而直趨東京，能否去長久抵抗法國，中國沿海一帶，能否堅守，中法戰爭，是否要再擴大，都是難於置答的問題。但是中國軍隊正在勝利與法國本國正在倒閉的時候，李鴻章却簽訂了喪失國權的條約，這是當時以及後來的一般人士所不能諒解的。

自從這個條約簽訂之後，中國完全失了統治安南的權利，而法國也實現了佔據安南的野心，安南從此就亡於法國。有些安南人，還怪了中國，因為他們以為這也是中國出賣了他們。自然的，法國與安南在一八八三年在西貢所訂的哈爾曼條約，是安南政府出賣安南的條約，而有些安南人以為安南既本為中國的藩屬，在中國戰敗的時候，安南固不得不屈服於法國，可是在中國戰勝的時候，也要簽了放棄安南的條約，這又是當時的以及後來的一些安南人士所不能諒解的。

安南既亡於法國，中國的西南各省遂成爲法國人的勢力範圍。

上面是說明歷史上的中法之關於越南而引起的關係，我們現在且來看看越南之亡於法國的史略。

我們已指出，一七八七年的嘉隆王，因向法國乞師而訂了法越同盟條約。這個同盟條

約的內容，是法國派軍艦三十艘，歐洲陸軍五隊，殖民地陸軍二隊，以及軍餉軍械去幫忙嘉隆王阮福映復國。嘉隆王答應了法國在他的軍隊中，由法國人充任長官，同時又允法國在安南的領事裁判權，全越南的伐木權，此外還答應法國派海軍一隊，永遠駐在南圻，並且割讓會安港與崑崙島與法國。

不但這樣，這個攻守同盟條約又規定，假使法國與英國在印度或印度支那有了戰事，越南供給陸軍六萬人，同時法國也能在越南招一萬四千的越南兵士，以參加戰爭。

事實上，這是阮福映的一個賣國求榮的條約，而不是法越攻守同盟的條約。我們現在到了河內，走在嘉隆街上，還免不了想起這位賣國求榮的君主，然而法國人却把他來當做法國的好友而加以紀念。

這個條約，尙未實行，然而不到兩年，法國本國，却有了掀天動地的革命，法國已自顧不暇，而福映還在暹羅那個富國島上，希望法國大軍東來，幫忙他去復其王位。

代表福映簽訂這個條約的法國教士彼諾，從法國東返的時候，既正是法國大亂的日子，所謂法國派遣大軍去幫忙他復國的計劃，却不能實現。事實上，他在法國只得了志願軍官二十餘人，到了印度的時候，又遊說了法國屬地的總督，派了軍艦兩艘。

法國的志願軍官與兩艘軍艦到了西貢的時候，阮福映在這個地方已佔了根據地。雖然法國軍官與軍艦的抵達，增加了阮氏的聲勢，但是實際上，他之所以能夠復國，還是靠了

他自己與擁護他的人們的力量。

到了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阮福映統一了越南，而自稱爲大南皇帝，並且遣使到北京朝貢，他當時的野心很大，要以南越爲國名，但是清廷以南越在古代乃包括兩廣這兩省，不許他這樣稱呼，所以他又不得不改爲越南，而自稱爲越南王。

阮福映在位的時候，以至於他卒的一年（一八二〇），法國本國經了革命的大亂，又受了拿破崙的慘敗，法國當然無暇思及法越的攻守同盟條約，然而自他死後，在其子明命王福皎在位的時候，法國對於侵畧越南的野心，又活動起來。

一八三一年，法國派了使者到越南，要求越南實行一七八七年在巴黎所簽訂的法越攻守同盟條約。明命王不理會他，法國使者沒有辦法，只好回國。到了一八四〇年，法國藉口越南虐待國教士，乃派兵去攻會安，結果是越南大敗。這次越南大敗之後，法國軍隊雖不佔據會安而去，然而法國對於越南的虛實既知之較詳，而對於侵畧越南的企圖，操之愈切。

在越南方面，經過這次失敗之後，對於仇視法人的心理，愈爲加強。到了嗣德王就位之後，虐待法國教士的舉動，又因之而愈多。一八五八年，法國乃與西班牙聯軍侵犯越南，並且佔據了會安，後來又攻取西貢，可是他們的兵力單薄，不能再進，反使越南乘機封鎖他們。

一八六一年，法國派查爾諾(Charnier)率軍去援救西貢的法軍，把安南的軍隊擊退，又佔領了美蘇。同時，在北圻的越奸黎興又勾結了天主教徒，乘機作亂，響應南部的法軍。嗣德王不得已而與法國訂了西貢條約，其要點除了規定安南政府不得虐待基督教徒之外，又迫安南割南圻邊和、定祥、嘉定三省及崑崙島於法國。此外，又准法國軍艦商船自由航行於湄公河及其支流，並開會安廣和為商埠，准法國與西班牙通商。安南政府又賠償法國四千萬元。

這是安南因戰敗而割地賠款的條約，六年後(一八六七)法國又併吞了南圻的永隆、江安、河仙三省，使整個南圻入了法國之手。

法國佔了南圻，還不滿意。一八七四年，又強迫越南允許法國開放紅河，使各國商船得自由航行，並在北圻開關商埠三處。法國除了設置領事之外，還駐一百名以下的衛兵。

一八八〇年，法國就根據了這個條約而派衛兵到海防與河內，同時又派兵去順化與會安駐札。越南人因而仇恨法國愈甚，乃利用黑旗黨首領劉永福去招兵驅逐法人。法國軍隊在北圻屢遭永福的攻擊而失利，乃改變戰畧而攻陷順化。安南人因嗣德王的逝世，有了繼嗣的爭鬪，又使法人乘機而強迫越南訂了順化條約，這就是一八八三年所訂的哈爾曼條約，這也就是越南人的賣身契。因為這個條約，規定安南為法國的保護國，不只外交事



務，關稅事務，與內外交涉的司法事務，均由法國去管，就是大城市的警察、稅務、以至安南官吏，也由法國去管了。

## 五

上面所說的中越法的關係，乃偏於歷史方面的敘述，我們現在要來談談近來而尤其是自日本投降以後的中越法的關係。

自日本投降以後，同盟國方面，要中國軍隊到越北接受投降事宜，這是安南中越法關係的一個新紀元。

法國也是同盟國之一，越南在日本人尚未佔據之前，既爲法國的殖民地，爲什麼不由法國去接受日本投降事宜，而要中國去接受呢？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至爲簡單，因爲日本並不向法國投降，而乃向中美蘇英四國投降。因此之故，越南的接受投降事宜，在越南的南部是由英國去辦理，而在越南的北部却由中國去辦理。爲什麼越南的接受投降事宜不只由中國去辦理而必由中國與英國去辦理？我們不欲在這裡加以論列，我們所要說明的，是由中國的接受投降而引起中越法的三方面的關係，以及其所發生的一些重要的問題。

因爲日本並非向法國投降，所以越南在過去雖爲法國的殖民地，法國却不能去接受日



本的投降。

爲了這個原故，直到現在，法國人之在越南的，要想直接去報復日本人在佔據越南的時期所虐待法國人的，都爲日本人所反抗。照日本人說：他們並非向法國投降，所以不能容忍法國人對於他們有所虐待。一個法軍官與一個中國軍官行到一個日本的兵士的前面，後者只向中國軍官行敬禮，而不向法國軍官行敬禮，法國軍官假使爲了這個原故，而賞了他一個耳光，這個日本兵士就很不客氣的去還打一拳。他的理由就是：日本並非投降法國，所以用不着向法國軍官行敬禮。

在日本佔據越南的時候，日本人有時要法國人去向着日本人行鞠躬禮，現在日本敗了，法國也以爲日本人見了法國人，也要還以鞠躬禮，然而日本人並不這樣去做，法國人若因此而加以非禮於日本人，日本人又必反抗，他的理由也是：日本並非投降法國，所以用不着向法國人客氣。

自日本投降之後而到越北的人們，總會聽見類似上面的例子。同時，也就是表示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宜，是中英兩國而非法國。

其實，日本人雖然是敗了，在越南的日本人，照舊的看不起法國人，因爲他們以爲法國不只曾經慘敗於德國而亡國，而且慘敗於日本而被日本所統治，日本現在雖敗，然而並非敗於法國。

我在河內的時候，有人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

日本投降之後，法國在河內的代表團，立刻搬進河內以前的總督府裡辦公。有一天，美國在河內的軍事當局，告訴法國的代表團說：「這個地方是最高的軍事當局的辦公處，現在越南的接受日本投降事宜，既由中國軍隊辦理，這個地方，應該由中國的軍事領袖去佔用，最好請你們遷出這個地方。」

法國的代表團說：

我國也是同盟國之一，這是從前越南總督所用的衙門，我們現在代表法國，自然有權去用這個地方。

據說美國人告訴他們道：

我們不管別的，要請你們在今日下午某時以前遷出，你們能夠自己遷出，那是很好，假使不是這樣做，那麼屆時，我們也要替你們遷出。

據說法國沒有辦法，只好自己在指定的時間之前遷出。

這段故事，是否真實，我在這裡沒有法子而不願意去證明，不過這個總督衙門，是由我國的第一方面軍把來作總司令部，而且照理來說，日本既非向法國投降，而乃向中國投降，那麼日本人離開這個衙門的時候，應該由中國去接收，也是無可疑的。

其實，這個總督署，正像海陽橋一樣，十足徵象了今日的中越法的關係與今日越南的

問題。

這是一座偉大的建築物，在過去，既是統治越南的頭腦的所在，在以後，也是越法爭持的焦點。中國的軍事領袖，現在雖在這裡，但是最近的中法條約簽訂之後，中國軍隊已開始撤退，待到中國軍隊都撤退了，中國也不再去用牠來作總司令部了。

聽說在中國尚未離開這個衙門之前，安南政府的領袖，固請中國的軍事當局，在離開的時候，要讓這個地方與安南政府，而法國的代表人物，也請中國的軍事當局，在離開的時候，要讓這個地方與法國政府。

在越南的中國軍事當局，正像在海陽橋的兩端的中國兵士，是處於中立的地位。以中國的悠久的各種的關係來說，中國實在不好意思去推却越南人的請求，然以最近的中法的條約來說，中國又不能去推却法國人的請求。前者是以情以至於以理而論，而後者是以法而論。然而這個「法」，這就是最近的中法的條約，在越南人的心目中，不只是不合於情理，而且不合於「法」。其實，現在的安南人也像六十年前的一些安南人，以為這個條約，是中國人出賣安南的契約啊。

最近在重慶所簽的中法條約，據我在越北的觀察，不只越南人表示失望，就是國人之在這個地方的，也很不滿意。

上面已經指出，有些安南人士對於一八八五年的中法天津條約，已覺其為這是中國出

賣安南於法國的條約。最近來，一般安南人，又以爲在重慶所簽的中法條約，也是中國出賣安南於法國的條約。爲什麼他們有這樣的看法呢？

他們以爲越南本來既爲中國的郡縣或藩屬，中國沒有力量去保護安南，而免其滅亡於法國，也算罷了，然在中國擊退法軍的時候，還要與法國訂立承認法國去統治安南的條約，這是中國出賣越南於法國。然而最甚的，是這次中國在越北接受日本投降，中國沒有佔領越北的企圖，這是越南人所感激的，但是中國不把越北交回越南，而却訂了中法條約，把越北交與法國，這又豈不是中國出賣越北嗎？

不但這樣，越南人又以爲像日本那樣專事侵畧他人的國家，在其佔據越南的時候，還且承認安南政府的存在，而把以前法國在越南的好多政府機構，交給越南，而在中法條約中，在中國的眼中，只有法國政府，而沒有越南政府，這是他們所不能諒解的。

此外，越南人又指出，自日本投降之後，中國在東亞是居於領袖的地位，中國政府當局，既一再聲明沒有向外佔據別的國家的領土野心，那麼中國也應設法去幫忙一些被迫的民族，使其能夠獨立自主，現在中國不只沒有這樣的做，反而與侵畧者去訂約，使他們重受壓迫，這又是他們所不能諒解的。

而況，中國之於法國，爲了越南的問題，在數十年以來曾以干戈相見，現在越北既已在中國之手，中國不去反抗法國的捲土重來，而給了越南以獨立自主的機會，反而引虎入

室，這又是他們所不能諒解的。

以上都是越南人的看法，因為他們有了這種看法，所以中法條約公佈之後，有一個時候，越南人對於中國的惡感，相當厲害，在越南的華僑，且恐怕爲了這個原故，而引起越人排華的舉動，使他們又要吃大虧。

到了同年三月六日，法國軍隊事先未得我在海防駐軍的允准，而強行登陸，我方乃用武力去擊退，於是一些越南人，纔明白法國軍隊之來越北，並非我方引虎入室，而對於中國的惡感，始稍爲減少。

其實，中國之到越北接受日本投降，乃一件事，而越南應否脫離法國而獨立，又是一件事，中法條約也有其背景與原因，可是從安南人看起來，中國對於越南的處置，只與法國人辦交涉，沒有使越南人去決定，這與他們的越人治越的原則，是相背馳的。

越南人對於中法條約，固是表示失望，一般國人之在越北的，對於這個條約，據我個人的觀察，也是很不同意。

照一般國人的意見，他們雖非反對軍隊及政府人員撤退，然而他們是異口同聲的批評，這個條約規定軍隊及人員撤退的日期，太過迫促。因爲接收投降事宜的結束，而尤其是軍隊撤退時的運輸與糧食問題的解決，並非在三月底以前所能夠辦理妥當的。

不但這樣，除了我國的外交代表之外，他們又以爲中央政府之簽訂這個條約，根本就

沒有顧及他們的意見。結果是這個條約，對於我國沒有甚麼好處，而對於法國却給他們好多意外的權利。比方，他們說在條約未簽之前，法國是願意開放海防爲自由港的，法國人是願意滇越鐵路的越段可由中法兩國去共管，這都是對於中國西南各省而尤其是雲南與廣西的經濟的發展上有了極大的好處，可是現在的中法條約，却不是這樣。

他們承認條約中所規定我國人由海防而經滇越鐵路所運載的過境的免稅，是對於中國有利。然而他們又指出，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好處，因爲在實際上，越南的法國政府，在以前所徵收的貨物過境稅，也不過百分之二。現在雖可以免了這些稅，但是假使法國在越南的政府，對於滇越鐵路的越段運費增加起來，則對於我國商人的貨物的運輸所損失的，比之百分之二的過境稅，還多得多。

這不過只是隨便的舉出國人之在越南的對於這個條約的不滿意的例子，其實，他們對於這個條約不滿意的地方太多了。他們總覺得，外交部之簽訂這個條約，完全只顧及其所派在河內的親法的代表的報告，而絲毫沒有顧及其他方面的意見。

至於久住越北的華僑，對於這個條約的失望，尤爲顯明。他們經過法國人長期的虐待，再經過日本人殘酷的壓迫，現在能在國軍統治之下，當然是格外欣慰，可是國軍若撤退了，他們不只怕法國人再用了傳統的虐待政策，而且恐怕受了安南人的排斥。因爲安南人對於中法條約既很爲失望，而對於華僑未必好感。最近來，安南人對於在越北的國人，

雖是沒有甚麼舉動，但是法國軍隊到了之後，做了很多的越軌行爲，使一般華僑更加憂慮，因爲他們以爲在國軍尚未撤退之前，法人已若是猖獗，那麼國軍撤退之後，華僑之要吃虧，是可想而知的。

## 六

總而言之，從法國的軍隊最近在海防而尤其是在河內的舉動來看，今後的華僑之住在越南的，其財產以至於生命的保障，固有問題，就是今後法越之間的問題，當更爲嚴重。最近雖有了法越的協定，然而這個協定，安南人並不滿意。安南人既不願再受法國人的壓迫，也不願使安南成爲法國的聯邦之一。而況，十餘日來法軍之在河內的種種越軌的舉動，如開入河內那一天，人數不過一千二百人左右，而却大行示威。至於終日乘在鐵甲車上四處亂跑，如臨大敵，而加以種種搶掠，與處處尋釁，都使越人無可容忍。

又如，在三月二十八日法國的軍隊事前未得越南政府的同意，而突然去佔據了越南的財政部，使越南人仇恨法國的情緒愈爲增高，結果是引起全河內的越南人罷工罷市。至於因爲法軍的越軌行動，而引起法越衝突，到處可見。又如最近來的河內車站的法越兩軍的衝突，更足以證明法越的問題之愈趨嚴重。

百餘年來，法國用了武力去吞併越南，越南人時時處處受其虐待，越南人已忍無可





忍，這次歐戰發生未久，法國本部在很短的時間中就為德國所征服，而在越南的法國軍隊，更在數個小時裏，被日本所壓制而投降。安南人對於法國以武力去統治安南的夢想，已失了信心，而在日人統治之下的法國人的處境之窘，生活之苦，更使在越南的法國人的尊嚴，喪失無遺。現在法國人又要重張旗鼓，捲土重來，而再用了傳統的壓迫殖民地的方法，去統治越南，法國是否有此力量，去這樣的作，固是成為問題，至於越南人之不能再去容忍這種作法，却是無可疑的。

越南人在過去，也曾有過革命運動，可是終因自己力量單薄，與法國的高壓手段，而歸於失敗。但是最近來的法國，大創之後，元氣未復；而最近來的越南人，不只已自有其政府，而且也有其軍隊。法越協定之所以不得不承認越南政府的存在，也可以說是由於法國明白了越南政府已有其軍隊作後盾，有了民衆作擁護。假使法國而不澈底的覺悟，越南實乃越南人的越南，而使越南有獨立自主的機會，還要夢想以武力去統治越南，去壓迫越南人，固是危機四伏，就是對於法國的本身，在一敗再敗之後，再去勞民傷財征服越南，未必就能使越南屈服。就使越南屈服了，這種作法，結果恐怕也是有害於法國的本身啊！

## 論法國人在越南的尊嚴

自法國的安南傳教士彼諾 (Pigneau de Behaine) 於一七八七年遊說安南嘉隆王阮福映，而携其年甫六歲的幼子景寂到巴黎乞師於法王路易十六，而訂了法越攻守同盟之後，法國在越南的勢力乃逐漸增加起來。到了一八六一年，越南又與法國訂了媾和條約，而其要點是割讓南圻的邊和、定祥、嘉定三省與崑崙崙島於法國，同時又賠了償金四千萬元。從此以後，以至一八九三年的三十餘年中，法國不只是逐漸的蠶蝕了整個安南本部，而且佔據了安南西南部的柬埔寨，與安南西北部的老撾，而完成了所謂法屬的印度支那 (Indo-china)。

我們知道，法國在一七八七年所派來幫助阮福映的軍隊，最初不過是志願軍官二十餘人，後來又派了軍艦二艘。然而一則因為越南人民素怯於戰，二則福映的實力已漸恢復，所以法軍之來人數雖少，但是對於福映的聲勢却大為增長。因此之故，法國人對於安南的武力的懦弱，既知之甚詳，而對於侵略越南的野心，乃更為殷切。

此後法國人每每以少數的軍力去威脅安南人，以至暹羅人與我國人，而完成其所謂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一八六一年，法國提督查爾尼 (Charnier) 所率到西貢的援軍既並不算

多，有了一次，法國只以兩艘軍艦去封鎖暹羅的曼谷，結果是使暹羅割讓了很多地方與法國。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法國所派到東京的軍隊也不過二萬餘人，後來馮子材大敗法軍於鎮南關，並且乘勝迫至諒山。在這個時候，中國雖然佔了優勢以至法國的內閣總理斐理(Ferey)雖然因而辭職，然而李鴻章又力主和議，而訂了天津條約，承認了法國與安南在順化所訂的條約，而使安南成爲法國的附庸。

我們之所以畧爲叙述上面一些史實，目的是指出法國之侵畧所謂「印度支那」，是一件很爲容易的事情。也許是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法國人之在越南的每每以爲他們是天之驕子，是生而爲優勝的民族，生而爲統治的階級，因而他們之在安南的，不只是對於其所征服的安南人視爲低劣的民族，而加以種種的虐待，就是對於我國之在越南的僑民，也視爲東方的懦夫，而加以很多的壓迫。

在老撾的一些地方，而尤其是偏僻的地方，據說一些老撾人在很遠的地方，一見了一個官級很低的法國人，就跪下來，待到這位官員離開了他們很遠，他們纔站起來。又在好多市鎮，往往只有一兩個法國人去管理，他們往往深居簡出，可是一出來時，好像一個土皇帝一樣，小孩們圍往往退避三舍，一般人也視之如老虎。記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從河內搭火車到西貢，在順化左近的一個小車站停了約十數分鐘，一位法國的小官員，跟着一位安南挑夫，帶了一個皮箱來乘火車，不知因爲什麼原故，這位挑夫跌了一交，皮箱也倒

下來。這位法國官員不管三七二十一，用脚踢了這位挑夫好幾次，還不甘心，又用手裡的鞭子亂打了一頓。這位挑夫雙手作揖，跪下來苦苦的哀求，還未能減這位官員的盛怒，最後把箱子好好的安放在火車裡之後，不只沒有得到分文的工錢，還被打了一把粗大的巴掌。我與一位朋友實在是忍不住了，兩人跑到這位官員的面前，我的朋友用法話對他說：「先生你這種舉動太不人道了！」他呢，用了猙獰的眼光，看了我們，沒有禮貌的回答道：「什麼是人道？人道是對人而說的道，不是對着像這個畜生而講的道！」正在對話的時候，這位挑夫乘機而逃。我的朋友對他說：「就是這樣去虐待畜生的人，也是沒有人道，而況這位挑夫的人格並不比你的低呢？」這位官員幾乎又要對着我們用武，可是他看我們兩位軀體並不算小，而且周圍的好多的安南人與華僑，都爲這位挑夫抱不平而怒形於色，他只好靜靜的坐下來。然而那種驕氣逼人的樣子，並不因之而減少。

至於法國人之壓迫在安南的華僑的例子，也太多了。在我國沒有遣派領事到越南之前，其種種壓迫華僑的行爲，固不用說，就是有了領事之後，這種壓迫並不因之而減少。有一次，我在國內領了護照，並且在法國領事館裡得了法國領事的簽字，然而到了西貢的時候，移民局的法國人說：護照是等於廢紙，結果我也要照樣的入新客衙，請人担保，蓋好手印，然後始能出來。至於檢查行李的手續之麻煩，以及海關人員之無禮，那是更不必說的。又如從西貢到金塔，在金塔又要蓋手印，經過很多的麻煩。我是從安南而赴暹羅的過

境旅客，還要經過這些麻煩，華僑之在安南的所受法人的層層壓迫，更可推想而知了。舉一個例罷，凡在安南住的華僑，隨時隨地，身上都要帶着身稅証。萬一忘記了，則隨時隨地可以被捕，而加以懲罰。而最可惡的，是這般檢查的人員，隨便可以敲竹槓，與提出種種無理的要求，以至於拳打腳踢，華僑在其淫威之下，除了吞聲忍氣之外，根本就沒有訴苦的地方。

這不過隨便的舉出一些法國人在越南之虐待越南人與壓迫我國人的例子。照我個人的觀察，一般剛從法國而到安南的法國人，較爲客氣，較有禮貌。住了這裡愈久的，則其驕氣愈盛，而凌人愈甚，好像他們要這樣的作，纔能增加其所謂統治者的尊嚴，結果是他們愈要保持與增加其尊嚴，那麼在越南的人民愈受其虐待與壓迫。

然而自這次日本人佔據了越南之後，法國人之在安南的尊嚴，却受了很重大的損失。原來法國人之所以在安南有了這種尊嚴，一則由於他們用了武力去統治安南；二則由於他們握了經濟的優越地位。事實上後者也是靠着前者而存在的，但是爲了便利解釋起見，我們可以分開來說。

法國人之在安南的尊嚴，是用武力去維持的，安南人反對他們，他們就用武力去威赫，大而調動軍隊去征服，小而用拳用腳用鞭去打。安南人以及於華僑既都沒有力量去反抗，那麼法國人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久而久之，他們也有的以爲這是自然而

的了。可是自日本佔據海南島之後，再進而侵畧安南，法國初而盡力應付奉迎，那知日本得寸進尺，到了最後又要法國人全體解除武裝，法國人忍無可忍，自以爲不惜出於一戰，可是就以河內來說，不出一二天，就不得不投降。法國人在河內的所謂最大最堅固的橋北兵營，據說也不過抵抗了幾個鐘頭就投降。

原來法國自在歐洲戰敗於德國之後，整個法國都淪陷了，法國本部等於滅亡，法國人也成爲亡國之民。安南人聽了之後，已失了對於法國武力的信仰，然而在法國的法人的亡國慘狀，安南人而尤其是安南的平民，既沒有看見，又因消息的阻隔，而未知其詳，因而在安南的法國人，還能維持其過去的尊嚴，但是現在日本人在越南，在很短的時間中，佔據了越南，而號稱最大最堅固的堡壘，在數個小時中，又爲日本人所侵奪。安南人親眼看見，於是不禁感覺到所謂法國人在安南的武力，只是一隻紙老虎而已。

不但這樣，在日本人佔據安南的時候，他們虐待法國人，比之虐待安南人，不知甚了多少倍。法國人見了「皇軍」而不鞠躬爲禮的，他們就賞以巴掌，法國人之稍爲他們所不滿意的，他們就用腳去踢，而其最甚的，據說是叫安南人坐在洋車上，迫法國人去拉。諸如此類，沒有一件不是使法國人沒有面子，沒有一件不是使法國人受了大辱，使所謂法國人在越南的尊嚴掃地無遺。

越南人看了這種情形之後，對於法國人的必恭必敬的態度，固因之而大改變，對於法

國人的恐惶畏懼的心理，也因之而受動搖。安南人固是一再亡了國，法國人也是亡國之民，兩者雖都是亡國的人民，然而法國人所受亡國的慘况，尤甚於安南人。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統治越南的法國人，從越南人看起來，並不見得是優越於越南人了。

而况就是自日本投降以後，日本人之對待法國人，也並不客氣。好多法國人，自日本投降之後，以為日本人之於法國人，應當有了尊敬恐懼的心理，然而事實却得其反。比方，一些法國人以至最近由海防登陸的法國兵士，以為日本人見了他們，也要鞠躬為禮，然而日本人却沒有這樣的作，有些法國人或法國兵若賞日本人以巴掌，日本人就還以拳頭。法國人或法國兵若問了他們為什麼不鞠躬為禮，他們就說他們是向中國投降，並非向法國投降，因此之故，他們有時見了中國的軍官與法國軍官，同在一塊的時候，他們只向中國軍官行禮，而却不對着法國軍官行禮，這使法國人太難堪了，所以近來法國人對於日本人仇恨極了。而且聽說，法國人並且對着中國的軍事人員說：「假使你們撤退時，日本人不跟着你們一塊走，我們也用很嚴酷的手段去應付他們」。

日本人這種態度對不對，我們在這裡不必論列。但是日本人這樣的作，實在是對於法國人在越南的尊嚴太損害了，同時，使越南人對於法國人的恭敬恐懼的心理，却受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好多越南人說：法國人亡國時所受的慘狀，既甚於安南人，就是法國人恢復了國家，也不能使投降的日本人去對着他們低頭，為什麼今後的安南人要像從前那樣的

去處於法國人的淫威之下呢？最近來安南人之所以要求獨立，要求自主，以至於隨時隨地去反抗法國人，也無非是由於他們已不相信所謂法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所以法國人，而今而後，要用以前的方法去統治安南人是容易了。

不但這樣，法國軍隊這次自西貢運到海防，因為沒有得了我國軍事當局的允准，而要逕行登陸，結果是被了我方守防海防的軍隊擊退。有些人說，這是雙方誤會的結果，然而我一位朋友曾這樣的問了一位法國人：「這次中法軍隊在海防的衝突，你們的損失如何？」他的回答是：

「這種損失是不可彌補的」。

他又說：「我們原來想在海防登陸之後，逕赴河內，目的並非要和中國軍隊有了什麼衝突，而乃給予越南人一種示威，可是你們這麼一打起來，我們統治安南的威風，可以說是完全掃地。這麼一來，這種損失是不可彌補的」。

這位法國人所說的話，是否能夠代表一般的法國人的意見，不得而知。然而這次海防之戰，無疑的是法國人欲以武力去統治越南的夢想的最大的損失。法國人一則受了德國的重大打擊，再則受了薏爾日本的嚴酷統治，日本投降之後，接受越南的投降事宜，在越南的南部，是由英國派兵去辦理，在越北，又由中國派兵去辦理。待到中法條約簽字之後，法國軍隊纔能到了越北接收防務。日本佔了法國的屬地，然而日本投降並非投降於法國，



而乃投降於英國與中國，到了中國在河內交防的時候，法國在河內的軍事當局，又以力量單薄，而難於分散，結果是以安南人去代替，而在些險要的地區，如海陽橋，以及後來的河內橋，除了法國兵守望之外，還有中國兵士以至安南兵士去站崗。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使將來法國在越北的軍力增加，而要想單以武力去統治越南，以恢復其過去的尊嚴，恐怕是不可能的。

因了武力的薄弱，固使在越南的法國人的尊嚴大為損失，難於彌補，而這數年以來，法國人在越南的經濟生活上的窘迫，更使在越南的法國人的尊嚴喪失殆盡。

我們上面曾經指出，法國人之在越南的經濟的優越地位，也是靠着武力而存在的。原來他們在安南是用了武力而統治，因為他們是統治者，他們用了政治的力量去提高或維持其經濟生活。我們知道，法國人之在安南的，多為官吏與商人，然而兩者都用政治的力量去發展其經濟的力量，而使其生活充裕。在政府裡作事情的法國人，固是靠着繁重的稅餉而維持其高度的生活；作生意的法國人，也靠了殖民地政府之限制其他國家的貨物的輸入，而享受特殊的權利而發財。所以在安南的法國人，無論是為官的，或是為商的，都是靠了殖民地政府的力量，而享受侈奢的生活。至於一般法國人之發展農工礦業而發財的，他們依賴於殖民地政府的幫忙，那是更不待說了。

殖民地政府之所以對於法國人在安南作官吏的，作生意的，以至經營農工礦業的，能

給與特殊的權利，而享受高度的經濟生活，就是因為殖民地政府用了武力去統治這個地方。所以殖民地政府的武力一失，這一般享受特殊權利與高度生活的法國的官吏、商人、以至經營農工礦業的法國人，在經濟上也困難起來，而況在日本人佔據越南的時期，不只政府或公共的好多產業都被了日本人所壟斷，就是法國人的好多私人產業也被了日本人所掠奪，原有的產業既被了掠奪，而在日本統治之下，法國人作官吏既不成，作生意以至經營其他的事業也不能，再加以生活程度日來日高，越幣價值愈來愈低，就使一些法國人在安南的，稍有資產，而不為日本人所佔奪的，也感覺困難起來。好多法國人，從前穿的華麗，住的大房，吃的珍珠，喝香檳，飲馬台 (Martell)，遊行必乘汽車，休息又有別墅，用了不知多少安南男女僕人，看門的專司看門，栽花的專管園花，打掃的，洗衣的，管小孩的，往往不只一個，而除了煮飯的廚子之外，午餐晚餐，在吃桌的旁邊，固往往不只一個人服侍，早點早餐，也要男女僕人，在他人還未起床之前，送到床邊來享受。

這種生活是舒服的生活，也是尊嚴的架子，安南人只能羨慕而不敢夢想。同時，法國人既慣於這種生活，而非這樣的作，不足以表示其尊嚴。有些安南人，因為慣於奉侍他們，而也好像是失了自主的精神。

可是自日本人佔據越南之後，法國人的經濟生活，既日趨日蹙，從前的經濟生活上的尊嚴也大受打擊，不只用不起安南僕人，連了自己到市傷買菜，連了自己下廚房作飯，也

不容易維持下去，汽車固沒有得乘，香檳馬台已久不入口，麵包成爲米包，大房變爲小房，這還不算，有了多少大大小小，擠在一個房子裡而睡了地板，衣服襤褸，形容枯焦，男的成爲無業遊民，而女的流爲下賤，比之統治者的日本人固有天壤之別，比之好多安南人也並不見得高明。

在我所住的大都會飯店裡的好多法國人，一家住了一個小房間，有一天我問了一個安南的聽差道：「爲什麼很少見住在飯店裡的法國人，到了飯店的飯廳吃飯？」他的回答是：「他們住在旅店裡，連了房租都付不起來，那裡有錢到飯廳中吃大菜呢？先生！請你看看他們的太太，自己要拿菜籃去外間買菜，利用了飯店的電力，在洗澡房與廁所房裡作飯，炒起來菜味道迫人。好好的旅館，也給他們弄壞了，法國多麼窮苦呵！」

其實，能住在大都會的法國人，已算很闊了。然而這位安南聽差還說他們多麼窮苦，那麼住在比大都會較壞的旅店或宿舍的法國人的窮苦情況，可以推想而知了。這麼一來，法國人在越南的生活上的尊嚴究竟何在？

此外，最近由海防登陸的法國軍隊，一切配備，以至衣服糧食，既差不多都來自美國，而非出自法國，而軍隊的面目清瘦，又使安南人想起法國本國的窮困的情況。在海防，近來滿街也有人出賣美國的罐頭牛奶，罐頭餅乾，以及一些美國的用品，這是美國救濟法國人的，據說一些法國的兵士又拿來出賣。把人家救濟自己的東西而出賣，據安南人

說，必定是由於他們太爲窮困，再加以一些兵士的不法行爲，如搶物品，食品之類，更使安南人看破了法國人的弱點，這與法國人的經濟生活上的尊嚴，也有了很大的影響。

最近，法國軍隊從海防開入河內，在河內到處遊行，揚威耀武，目的還不外是想恢復其傳統的尊嚴的地位，而實現其過去統治安南的政策；然而法國人在越南的尊嚴，既像上面所說，喪失殆盡，這並不是再用武力所能恢復的，而況法國現在的武力也並非強盛呢！

總而言之，安南人對於法國人在安南的尊嚴，既已失了信心，法國人要想再去恢復這種信心，或是征服安南人的民族意識，與壓制安南人的獨立運動，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後縱使法國能在越南佔了特殊的權利，然而這種權利能夠享受多久，又是成爲問題，這是今後在越南的法國人所不能不加以深切的覺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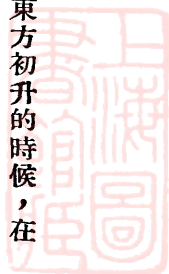
## 法軍入河內記

這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的清晨，在越北的河內，旭日正從東方初升的時候，在所謂西人街，而尤其是在劍湖左近。那一帶已有很多的法國人在那裏走來走去，在平時，而尤其是在日本尙未佔據越南之前，這裏的法國人是不會起來那麼早的，其實在那個時候，他們正是夢睡方濃，就使他們已醒了，他們還要躺在床上，待着越南的男女僕人作好早餐，拿到睡床的旁邊，他們吃完之後，纔能起來。然而，今天時間雖是早得很，他們無論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起來了。而且我們知道，自日本佔據越南之後，以至我國軍隊到了越北，接受日人投降的時期，在這裏的法國人之在街道上往來的，不只是面有愁容，而且頭也是抬不起來。然而今天，除了衣服穿得格外整齊之外，滿面笑容與挺身仰頭的觀望。

爲什麼呢？

這是根據了最近的中法條約，法國軍隊從海防開到河內的一天。

我們知道，法國人之所以能在越南，居了統治的地位，完全是靠其武力。這是讀了越南滅亡的歷史的人們所熟知的。自日本佔據越南之後，法國人在越南的武力，既完全消



失；法國人的統治的地位，也因之而消失。因而一向被視爲威風赫赫與尊嚴不可侵犯的越南的法國人，不能不垂頭喪氣。現在法國的武力，既又可以伸張到越北，法國人之在這裡的，以爲他們的原來的地位可以恢復了，所以在法軍開入河內這一天，法國人之在這裡的，自然而然大爲高興。

從海防到河內，途程只有一百零四公里，汽車二個小時就可抵達。河內的法國僑民，聽說法軍清早就從海防首途，所以他們清早就在街道上等候。法國人本來是富於情感的民族，經過了數年的日人壓迫之後，一旦聽說法軍又到河內，格外高興是用不着說的。所以多年低垂的頭，現在也抬起來了；多年憂愁的臉，現在也笑起來了；多年不穿的美服，現在也穿起來了；多年沒見的國旗，現在也掛起來了。

他們從清早一直等到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從海防開進來河內的法軍始抵達市區。鉄甲車、吉普車、運輸車等等排列而行，多年沒有看見法國軍隊的法國人，一見之後，忍不住要大聲疾呼。聲音一陣一陣的穿入人們的耳鼓，而握手接吻又不斷的表演，好像是法國軍隊又征服了越南，而來了一個勝利的遊行，法國人的喜樂情緒，怎能不充分的流露呢？

這天，開入河內的軍隊人數，大約不過一千二百人，可是威風却好像是百萬大兵，軍隊的裝備，都是來自美國。一位安南人很幽默的對着一位法國人說道：「這些裝備好得很，惟不知是在法國那一個廠所製造的」。這位法國人，正在有些有苦說不出來的樣子，

而別一個安南人却搶過來說：「難道你不知道，這是美國人在法國打敗德國人所剩下來，而不要的軍用品嗎？」在這些軍隊中又有的說英語，一位俏皮的安南人對着一位法國人說道：「法國兵士說得多麼好的英語啊！」這位法國人正在不耐煩的時候，別一位安南人却又搶過來說：「這是因為他們長期亡命英美，受了英美軍事的訓練，所得到的結果啊！」

這次法國軍隊在河內，不只在西人街，以及其他各街道，揚威耀武，而且跑到我們的第一方面軍的總司令部的門前，我恰巧在這個時候，在總司令部與盧司令官永衡，馬參謀長幼坡談話，有人從旁說道：「這是法國人向着我們示威。」我却說：「這是法國軍隊在我們保護之下，而向着安南人示威罷！」大家聽了之後，不覺哄然一笑。

事實上，我說這話是有根據的。聽說法國軍隊自三月六日事先沒有得到我方軍事當局的允許，強行登陸，而被我方在守防海防的軍隊擊退之後，他們有了很多覺得除了物質損失之外，在精神上這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因為被中國打敗了，還不算數，最難堪的是使越南的人民看不起他們，而失却了他們百餘年來以武力去統治越南的尊嚴。

因此之故，到了三月十八日，他們的軍隊要從海防開進河內的時候，他們極力堅持要我們派軍事人員，陪同他們的軍隊一路到河內。有些人說，他們所以要我們這樣的做，是恐怕我們沿途駐扎的軍隊，對於他們有所留難。然而事實上，據說他們之所以這樣的做，是要使越南的人民，及其軍隊明白，這是中國軍事當局允許他們開入河內，以免越南的

人民，而尤其是越南的軍隊，對於他們有了不利的行動。因為他們開入河內的軍隊人數既不過一千二百左右，沿途與河內的越南軍隊，若真是反抗他們，說不定他們也要大吃了虧。

不但這樣，到了三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河內交防的時候，本來是交與法國，而在河內各重要的地點之原由我方兵士站崗守備的，也請法國軍事當局去派兵接防，但是法國人却不願去接防，因而乃用越南的軍隊去代替，其主要原因，又不外是由於法國方面，覺得他們在河內的軍力單薄，不能擔任了這種工作，只好集中在一二個地方，以防意外事故的發生。

這樣看起來，三月十八日的法國軍隊，在河內各處的示威遊行，豈不是在我們保護之下嗎？

然而，在遊行的時候，他們的軍隊那種目空一世的態度，以至沒有軍紀的行爲，以及他們的僑民那種毫無節制的情緒，以至近於癡狂的動作，不只徒增了一般越南人民的仇恨，且引起了中國軍民的反感。所以最近來的法越之間層出不窮的衝突，以至於河內的越南人的全體罷工，罷市，都可以說是由於法國的軍隊，以至一些法國僑民過份的舉動所致。而況聽說，西貢的法文報紙，還在大吹法軍這次之開入河內，是長驅直入，所向無敵呢。



「法國人作得太過火了！」這是當日的一般越南人，以至中國人的看法。他們除了白天到處揚威耀武之外，差不多整夜狂呼亂叫，他們跑到跳舞場裡，還要越南的音樂隊奏法國的國歌，結果又大引起越南人的反感，差不多又要鬧出亂子來。在越南政府的廣播站的門前，他們整天停了一架鐵甲車，好像告訴越南人道：「你們的播音是抵不住了我們的砲聲」。在大都會飯店的門前，這是河內的最大飯店，又正在越南政府的對面，有了一個越南人擺了一個香煙攤，法國好幾個兵士，拿了香煙却不給錢，結果是第二天擺攤的小販不敢再來了。在別一個地方，越南人的麵包攤上的麵包，也被他們取去而不給錢。

這些這些，以及好多的越軌的行爲，不只是使越南人增加了仇恨法國人的情緒，而且使所謂統治者的尊嚴完全掃地，使法越的問題愈趨嚴重。

法國軍隊之入河內，對於越人固有好多越軌的行爲，對於華僑也有很多令人失望之處。比方最近來，河內報章登載有些法國兵，到了一家華僑的商店裏，除了擾亂之外，還把中國的國旗拉下來，他們並且對着這個店東說：將來你們的軍隊撤退之後，我們必用嚴厲的手段去對待你們。在國軍尚未撤退，法軍還靠着我們的保護而開入河內的時期，尙且如此，那麼將來國軍一退，華僑在河內，以及在越北的生命財產，不能不說，是沒有保障。而況法國的兵士早已存了仇視華僑的心理呢。

法軍之開入河內，無論對於越南人，對於我國人，都不表示好感，安南人在那一天，

固是沒有一個人去歡迎法國軍隊，我國僑胞，也沒有人去湊熱鬧，結果是這次歡迎法軍的，只是住在河內的少數的法國人。這是一齣獨腳劇，這是一首獨唱曲，越南應該是越南人的越南，最近的法越協定，也未嘗否認這種原則。法國軍隊到了越南，若不盡力去設法與越南人合作和好，而却處處引去起反感，那麼將來法越的問題之將愈趨於嚴重是不可避免的。

## 壓迫重重的越南華僑

自安南被法國佔據之後，百餘年來，而尤其是三四十年来，國人之赴安南的，既受了很多的限制，而一般華僑之居留這個地方的，又受了很多的壓迫。

法國人之統治安南，其所用的方法，可以說以拳打，以腳踢，以鞭策。質言之，就是以暴力去壓制。安南人固是隨時隨地可以享受這種統治的方法，國人之到安南的，或是華僑之居留這個地方的，有時也免不了受到這種的待遇。其實，著者親眼之看見這些事情，就不勝枚舉。

入安南口岸的國人，在輪船靠岸之後，就像豬像羊一群一群的驅入所謂新客衙。而特別是在初期，正像豬欄羊牢，擁擠其中，衛生設備固談不到，空氣也因人數太多而不流通，使一些僑民因之而暈倒。

入新客衙的新客，要有親戚朋友的担保始能入境，否則被遣回國。法國人之對於這些到海外謀生的僑胞的入境，所帶的行李或隨身用品，嚴加檢查，隨便搜取，所以移民局與海關，成爲虐待華僑入口的最厲害的機構。

假使入口的是智識份子，他們尤爲顧忌，因爲他們恐怕這些人到了安南之後，宣傳什



廢主義於華僑或土人，而有了民族的意識與革命的運動，因而對於書籍與印刷品的檢查，尤爲嚴格。法國本爲近代民族主義與革命思想的先進國家，可是法國之在越南的，對於越南民衆之有這些傾向的，則極力加以壓制。因而對於有思想的智識份子的入境，特別加以限制。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到西貢時，因爲我的護照上寫明我的職業是教授，一位在移民局作事的安南人，看了之後，就很驚訝的說：

教授，教授，多麼危險啊！多麼危險啊！

我當時實在不明白他的意思，因而問道：

爲什麼你說教授是多麼危險呢？難道安南完全沒有教授，或是不許教授入境嗎？

我的話剛一說完，他就對着別一位移民局的安南職員這樣的說道：

你看看，這麼的強辯，豈不是激烈份子嗎？

我想這些安南人，自己亡國而不知道中了法國人愚民政策的深毒，而不自覺，實在可憐。然而尋根究源，他們之所以有了這樣的說法，又不外是在越南的法國人，而尤其是法國殖民地的政府當局，平素對於有智識的份子之到安南的，特別加以嚴厲的限制。這些在移民局裏的安南人，也知之特詳，所以一見了教授學生等等字樣，就不能不驚訝起來。

我那次也經了不少的麻煩而始准入境，我的朋友且告訴我，假使我在護照上不寫職業是教授，或根本就不用護照，而到了之後，由他們担保，那麼手續較爲簡單。

我照了正當的手續在國內領取護照，同時又得了法國領事館簽字，結果不找麻煩，而且還要照樣的入新客衙，請人担保，蓋手指印，這不能不說是殖民地政府的虐政。而況，我的朋友還告訴我，好在我是過境而到暹羅，假使我要在安南居住，那麼麻煩更多了。

入境過境，已有了這麼多的麻煩，那麼久住在越南的一般僑胞，其所受的痛苦，也可以推想而知了。我不願在這裏去列舉法國人對於住在越南的華僑的苛待的事情，就以人頭稅一件而說，在柬埔寨居留的華僑，每人每月要納七元越幣的人頭稅。我們知道，一般華僑之在這些地方謀生的，每月薪金入息，大致不過十元左右，然而每月就繳納薪水入息之大半，以作人頭稅，華僑在經濟上所受的剝削，未有甚於此者。至於其他的好多條例之專為限制在越南華僑的，更是不勝枚舉。

到了日本人佔據越北的時候，華僑所受的壓迫，只有增加，並不減少。因為在這個時期裏，除了他們的財產沒有保障之外，生命也常有危險。在海防的朋友告訴我：在這數年中，沒有一天他們不在恐怖之中，日本的憲兵，在日間到處擾亂，還不算數，在夜間的二三點鐘的時候，隨便到了華僑店館住家，破門而入，捕人而去。有過一次，這樣的捕了二百多人。好多年老的僑胞，被他們從睡床上拉下來，在冷氣迫人的冬天，他們被帶走的時候，身上只穿了一套薄薄的睡衣。別一位朋友對我說，每夜睡覺時，都要準備被捕，所以

這數年中，他在夜間而尤其是冬天的夜裡睡覺時，必蓋以大衣，以免被捕到憲兵部或集中營而受冷。此外又有好多人，日間雖在海防店舖裡，天要黑了，就跑到左近的鄉間，然而就是睡在鄉間，也並不見得十分安全。

多少華僑被捕之後，受了毒刑而至於被殺。最近來在海防由日本人去掘出死難的好多華僑，除了好多零碎的骨頭之外，體肉已腐，尸首分散，親屬家人，欲認而不可得，結果只好把這些枯骨運赴河內葬在一處，所以最近在河內曾有了紀念死難僑胞的集會。

總而言之，在日本人佔據的時期，不只身歷其境的華僑受了很大的痛苦，就是到了現在這些華僑之述及當日的情況的，猶有談虎色變的感覺。

我們可以推想在這種的環境之下，除了一些漢奸之外，華僑在經濟上，而尤其是在精神上，所受的打擊，是顯而易見的。

日本投降之後，我國的軍隊與政府人員，到了越北接受投降事宜，在越北的華僑，喜樂欲狂。我們知道在南洋各處的華僑，自西洋人佔據之後，他們時時處處，不只是受了別人的統治，而且受了人家的虐待。滿清末年我國派了一二艘軍艦到南洋，與民國以來政府遣了一些官員到南洋去慰問他們，他們已覺得無上的光榮。而這次我國軍隊與政府人員到了越北接受敵人的投降，華僑的內心的歡慰，並非筆墨語言所能形容的。因為受了壓迫愈深，一旦有了解放的機會，其快活的情緒，也愈為顯著。所以到了現在，一般華僑還在希

望國軍能久留越北，使他們今後不再受他人的統治，不再受人家的虐待。

然而在我國的軍隊與政府人員之在越北的時期中，也有不少令了華僑失望之處，比方軍隊與政府人員的軌外行爲，以至像某報館之佔用華僑店舖，都使好多華僑很不滿意。至於國幣關金的價值之一落千丈，猶使僑胞吃了大虧。所謂受「國幣罪」受「關金虧」就是這個意思。在日本剛投降的時候，一元關金可以換得一元五角越幣，到了最近一元關金只換得越幣兩角左右。華僑在日本投降之後，不只歡迎我國的軍隊與政府人員，而且重視我國的紙幣，因而有了很多大量的收買國幣關金，越北的華僑固是這樣，暹羅以至馬來半島的好多華僑，也是這樣。現在的國幣關金的價值，在我國的軍隊與政府人員接管之下的越北，尚且一落千丈，在暹羅與其他各處之貶值，更不待言。一位從暹羅回來的朋友告訴我：一位華僑收買了一房子的國幣關金，其初數次價格低落時，他總相信不久就要上昇，而且極力勸人多購國幣關金。他以爲我國已勝利了，軍隊且開到暹羅的邊境，難道國幣關金就不勝利，而不會暢流於暹羅嗎？然而到了最近，他天天看着他一生的辛辛苦苦的儲蓄，幾乎就等於零，他的這種信心大爲動搖，而對於祖國也很爲失望。

越北的國幣關金的價值既低落，在暹羅與其他各處的國幣關金，却因其價格愈低而倒流到越北，這麼一來，在越北的國幣關金愈成問題。在這種的情形之下，越北的物價也飛漲起來。因而在河內的生活之高，不只高於越南的西貢金塔各處好多倍，就是比之昆明也

有好多地方昂貴得多。這當然是使住在越北的一般人受苦，然而受苦最大的恐怕還是華僑，因為越北的法國人，以至安南人，既少存國幣關金，而存者主要却是華僑。

最近來，國軍還未撤退，而在河內的中國銀行據說已拒收國幣，有人說，該行不久且要拒收關金。這麼一來，人心更慌了！自己國家的銀行，對於自己所發行的紙幣也不接收，這是華僑所萬想而不解的。

越北的華僑，在我國的軍隊與政府人員初到該處的時候，大拍手掌，大燃炮仗（鞭炮），現在却有人說拍錯手掌，燃錯炮仗。可是儘管他們有了不少的失望，他們回憶過去法國人的種種虐待，日本人的種種殘酷，以至越南人的民族主義，而有了排華的意識，而尤其是在最近法國的軍隊之在海防的橫蠻登陸，與在河內的揚威耀武，他們又感覺到國軍完全撤退之後，他們又要處在別人的淫威之下。所以最近來，一般的華僑，除了對於中法條約表示很不滿意之外，又遣派代表去見我國在越北的軍事當局，希望國軍暫勿撤退。他們雖然受了「國幣罪」，吃了「關金虧」，他們雖然因為我國的軍隊與政府人員給予他們不少的麻煩而失望，然而他們愛祖國與信賴國軍的心理，並不只不因之而減少，反而因之而增加。我在河內住在大都會，這就是胡志明的總辦公處的一個旅館，有些華僑就對我說：「你最好是遷到廣東街來居住」。我到海防找不着旅館，住在華人街的一位華僑的店裏，別一位華僑對我說：「這比之住在其他各處的旅館安全得多」。爲什麼呢？因為他們以爲



就使法國人與越南人衝突起來，中國軍隊尙未撤退之前，廣東街與華人街，必有我國軍隊來保護。這是一般華僑的心理，至少這是一般華僑的希望。連了一些越南人，也有了這種心理，有了這個希望。廣東街，華人街，在中國軍隊尙未撤退之前，成爲「特別區域」，成爲「世外桃源」。

可是越北的華僑們想起爪哇的紅河之役，想起馬尼刺的一再屠殺，想起暹羅十數年的排華，以至想起過去的法國人之虐待華僑，與日本人之殘害他們，他們說起國軍不久就要撤退越北，又不能不恐怕這個稱爲「特別區域」的廣東街，這個稱爲「世外桃源」的華人街，也許又將成爲恐怖的世界，又將成爲壓迫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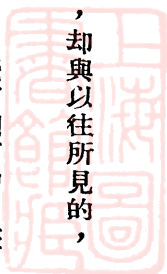
## 河內與海防

我從前會到過河內與海防好多次。然而這一次所看到河內與海防，却與以往所見的，有了很大的差異。

從前，無論是由海防上岸，或是由老街入口，或是由香港或由昆明直飛而到河內，在海防，在老街，與在河內，除了護照登記的種種手續之外，法國的海關關員，還要翻箱倒篋，給你不少的麻煩。這一次飛赴河內的時候，護照既並不需要，入口根本沒有什麼手續，而第一方面軍的憲兵，對於行李的檢查，也只是打開皮箱去看一看。

飛機降落在嘉林機場的時候，幾乎使我認不得這是嘉林機場。以往的嘉林機場，是東亞不易多見的機場，偉大的房屋，整齊的周圍，堅固的跑道，現在呢？房子毀壞得不堪，周圍都是一片荒蕪，而跑道也有些高低不平。

從飛機場乘車到河內的途中，廣大的滇越鐵路的火車總站，固是一片瓦礫。東亞長橋之一的河內橋，也已呈了毀敗的樣子。久住在昆明的人們，一到河內，以至海防，雖然是覺得街道平坦潔淨，然而一向住在這個地方的朋友，不斷的指出馬路太平了。的確，河內與海防的街道，好多年來，已經沒有修理，而其最甚的，是從河內到海防那條公路的不



平，使我好像忘記了我是從河內乘汽車到海防。以前，從前者到後者，汽車開快起來，用不了一個半鐘頭；現在却要兩個鐘頭。同樣的，從前的河內與海防的火車，快車只要兩個鐘頭，現在又要三個鐘頭。朋友告訴我：海陽橋是一個多月前纔修好的，不然從河內到海防費了一天的工夫並不希奇。

至於電報，以至郵件之從河內到海防，有時也要一個星期，而普通電話根本就不通。這是受過日本人蹂躪之後，而造成的河內與海防。

從別方面來看，在河內，在海防，一切的公共機關，與安南人的店館，從前是用法文去標明的，現在却完全用了安南文以及中國字，只有幾個地方，像中法銀行，東方滙理銀行，滇越鐵道公司，以及一些的法國人的商店，仍然用法文。我們可以想像在八個月前，日本文必定到處可見。可惜——也許僥倖得很，我在這裏的時候，已沒有看見，此外英文的標語也隨處可見，這大約是寫來給美國人看的。

在數年以前，好多所不會看見的標語，現在却到處可見。最普遍的是安南文的「越南是越南人的越南」；而安南文的「抗戰建國」；英文的「打倒法國帝國主義」，也隨處可見。試想想，在四五年前寫貼這些標語的人們，若不被斬首，也要坐長期的監牢啊！

不但這樣，在街道上，而尤其是在所謂西人街，或法人住宅區中，過去法國的紅男綠女頭仰仰的目空一切。跑來跑去，現在呢？他們衣服襤褸，頭低低的，面容消瘦，很少出來。

就出來了，也若有所畏避而行走。自三月初間，法國軍隊到了海防，以及三月十八日他們又開入河內，使這些法國僑民能夠歡呼起來。然而他們既受了日人壓迫好幾年，要使其恢復原狀，並非易事。而況今後的法國人之在越南，是否能夠恢復以往的地位，却是一個大問題。

我剛到河內海防的頭幾天，法國軍隊尚未到河內，飛機場裡，街道上，以及一切的要隘的地方，都有我國軍隊去守護，而我國國旗又到處飄揚。一位朋友對我說：「這是我們從來想不到的現象啊。」

然而事實上，自秦漢以後，安南會長期置爲我國的郡縣，直到清代的乾隆，還派過兩廣總督孫士毅，率了軍隊入東京。而恰巧六十年前，劉永福曾在北圻建功；馮子材曾到過諒山。可是到了六十年後的今日，中國軍隊又重臨，而中國國旗又飄揚於從前的越南總督署的房頂，撫今追昔，能不感慨。而況，這次中國軍隊之到越北接受日本投降事宜，完畢之後，就要回國，越北今後既還是由法國去統治，那麼安南的獨立運動，恐怕又成爲泡影了。中國軍隊已在越北駐扎，而却願意撤退，可是越南並不因之而得到獨立自主，反而又爲法國所統治。越南的人民對於法國的再度管理其國家，既正在極力反對，越南今後的問題之嚴重，又可想而知了。

河內是法國統治越南的首腦；海防是法軍開入越北的門戶。在河內與海防，就能看出法越問題的要點所在，關於這一點，我已在他處有所論列，這裏只好從畧罷。

## 附 錄

## 越 南 與 日 本

日本侵畧安南，是實現其南進政策的表徵。自廣州失陷以後，敵人侵畧安南的野心日趨積極。據說敵人既佔廣州之後，香港的大批特務人員，都被調到海防，河內與安南其他各處工作。開始用政治方式，去侵畧安南，至於敵人佔據海南島，可以說是軍事方面侵畧安南的先聲。原來自廣州失陷以後，海南島在中國的防務上，已失其重要性。敵人在海南島登陸的目的，與其說是爲着應付中國，不如說是爲着侵畧安南。而侵畧安南的目的，又可以說是威脅南洋的先聲，實現他們南進政策的初步。

近來，敵人乘法國慘敗的機會，要求越南政府禁止運輸軍火入中國，在表面上，雖說是全爲應付中國事件而提出這種要求。但事實上，却可以說是試探法德政府的態度，與安南政府的力量。換句話說，日本雖藉口於應付中國，而要求禁運，但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侵畧安南，因而當時安南的局勢，已很爲緊張。有一個時期，在昆明安南幣一元只值國幣二元；在安南南圻各處，安南幣一元只換國幣九角，而且據一般華僑的傳說，把安南幣去



換國幣的，多是在安南政府位居要職的法國人的太太們。安南政府要人的太太們的恐慌，可以說是政府要人恐慌的反映，政府要人尚且這樣的恐慌，一般人民的驚慌，可以想像。所以在東京的人們疏散到中圻與南圻，而在中圻與南圻的城市上的居民，又疏散到小市鎮，鹹菜賣到四五角一斤，鹹魚賣到六七角一斤，這是安南從來沒有的現象，這也可作為越局緊張的一些實例。

日本雖迫使安南局勢緊張，然而日本要想併吞安南，也非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法國雖是戰敗，可是不但沒有到了滅亡的地位，就是國家力量的損失，並不若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大，尤其在海軍的實力上，大致沒有什麼損失。戰敗後的法國海軍，主要的，既非對德作戰，也非對英作戰，假使法國把大部分海軍的力量來保護安南，則日寇無論如何猖獗，未必就有對抗法國的實力，來併吞安南。同時安南政府的本身，若有決心去作軍事上的防禦工作，抵抗日本，日本也未必就能隨便取獲安南。其實，德古將軍之所以被派為越南總督，目的無非是要以一個有軍事經驗的人物，去應付目前的嚴重事件。又法國政府在越南局勢危急的時候，更換總督，也可以說是一種強硬對付日本表示。而從安南皇帝，及柬埔寨皇帝的慶賀德古將軍的履新電文裡，我們可以看出德古將軍在越南的聲譽之隆，同時也可看出越南土人的首領之關心越南的安全之切，以及其擁護法國政府之誠，總而言之，我們相信法國對於日本的仇恨，決不下於我們中國。法國從來同情我國抗戰，而對日本佔

據海南島，又表示過深切的憤慨。現在日本再要併吞越南，則法日感情的破裂，顯然可見。而況暹羅的窺視越南的西南，與德義的侵畧主義於直接上或間接上都是出於日本所煽動，法國既不會而且不必白白的讓出越南與日本，日本想只以威嚇的方法去取獲越南，又是一件不容易實現的事。所以我們說，只要法國有了抗敵的決心，只要越南政府有了相當的準備，越南地方險要，資源豐富，不但可以積極的抵抗，而且可以永久的抵抗。日本侵畧中國，既已陷入泥足，再加上安南的抵抗，那麼日本侵畧越南，正是自掘墳墓。

而且自德國戰敗法國以後，法國的殖民地的處置問題，可以說，不只是法國本身的問題，而是與德國也有關係的問題。德國已經宣佈法國的殖民地，仍屬法國，德國目前雖是沒有什麼實力來佔據越南，甚至沒有空暇時間來過問越南，然而這種表示已使倭寇焦急。因為倭寇在國際上，原來已處於孤立的地位，若再不拉攏德國，則國際上的力量，必完全喪失。日本之於德國，既沒有什麼恩惠，德國又何必慷他人之慨，白白的送越南給日本，為德國本身計，假使德國不能戰勝英國，德國佔據安南也沒用處，假使德國必能戰勝英國，則安南可以說是德國的囊中物。在英德戰局尙未決定之前，儘可利用法國的名義，去保留法國的殖民地。這麼一來，不但日本欲佔據安南不容易，就使英國欲控制安南，也無從藉口，而況英美不但對於安南沒有侵畧的野心，就是對於荷屬南洋各處，也沒有攫取的意思。其實，德國對於日本，可以說是世仇，上次歐戰的時候，日本豈不是趁火打劫，

攻擊德國與我國所租借的青島嗎？日本對於歐戰，並沒有什麼貢獻，然而在戰後攫取德國的戰艦，享受德國的利益。記得數年前，著者在德國海軍根據地的基爾，遇着一位曾住過中國的德國海軍軍官，他說：在下次歐戰的時候，最無賴的國家是日本，英法虐待德國，還出了不少的代價，日本乘人之危，不費力量而爭取贓物，是德國人最難容忍的。日本學德國的皮毛，而夜郎自大，也算罷了，還要用無賴的手段，欺侮德國，這真是德國的最大恥辱。現在日本又來佔據德國從來關心的青島，同時又要併吞德法和議以後的越南，這又是重演上次歐戰的無賴的手段，這又是侮辱德國的舉動。就使法國願意放棄安南，德國未必而且何必出此下策。而況假使中國而為日本所征服，則日本稱霸東亞，不但中國本身受虧，就是歐洲各國在遠東的利益，也必大受影響。又況日本不佔據安南於巴黎未失之前，而要併吞於德法和議之後，則日本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不但是以交戰國的地位去對待法國，而且以交戰國的行爲去對待德國了。日寇雖顛狂，然而是否有這種胆量，與是否有這種力量，却是一個疑問。

這是從法德的立場去說明，日本侵畧越南的困難；再從英美的立場，來看日本要併吞越南，也非易事。在英國方面，越南苟為日本所佔據，則日本的海軍根據地，必擴張至安南南部，接近英國的海軍根據地的新加坡。同時日本陸軍從越南的西部，經過暹羅而威脅緬甸，印度與馬來半島。暹羅現在已成日本的傀儡，越南若果被佔，暹羅必變為日本的俎



上肉，而成爲日本侵略緬甸印度與馬來半島的根據地。英國政府與人士，近來對於安南特別關心，不只是與英國整個遠東的政策有關，而且是與英國的本身的利益有了特殊的關係。在英德正在混戰的時候，日本也許利用千載一時的機會，坐收漁人之利，可是日本本身的力量，既遠不及英德，日本要想開罪英德，却不能不有所戒心，假使德國勝了，正像上面所說，安南是德國的贓物，假使英國勝了，英國絕不能容忍日本去佔據安南。假使英德成立互相諒解，停戰講和，日本的侵略安南，又必爲英德兩國所不願意，而况英國近來對日本的態度，已逐漸趨於強硬，日本捕禁英國住日的僑民，與英國也捕禁日本住英的僑民，就是這種強硬態度的表示。

至於美國也同樣難容日本侵略越南，理由很簡單，自海南島被日本佔據後，菲律賓已受日本的威脅，越南若爲日本所佔據，則菲律賓必爲日本所包圍。美國近來對於越南現況表示關切，而國務卿赫爾於八月四日又發表關於越南問題的聲明，也可以說是美國對於日本侵略越南的野心，處處加以打擊。美國與英國最近締結軍事協定，主要雖是應付歐洲局面，然而對於太平洋的安全却也有重大的意義，至於傳說，美蘇將聯合遏止日本在遠東的侵略的計劃，苟能實現，那麼日本的南進政策，必受影响，而越南的局勢，也許不會十分嚴重。

日本雖急急於攫取越南，但是同時對於英美德法又不能不有所顧忌，結果是自討苦

吃。故日本對於越南政府時而威脅時而引誘。代表團的僕僕風塵，哀美敦書的送出撤回，越南的局勢，若明若暗，一弛一張，也許便是日本的無賴的行爲的一種先奏曲。然而，這也是顯出日本的外強中乾了。我們相信，只要英美的態度能夠強硬，只要德國不憚他人之慨，只要維琪政府不要受倭人欺騙，只要越南政府積極的準備抵抗，日本侵畧越南的野心是不易實現的，就使日本不顧一切而作軍事的行動，越南也未必一定就爲日本所征服。

其實，日本自己也未嘗不感覺到併吞越南的困難，因此之故，牠又不得不拉攏暹羅的軍閥，與煽動越南的土人。日本拉攏暹羅已有好幾年的歷史，最近牠更鼓動暹羅要求越南政府給與越南西南的土地，所以數月來暹羅與越南邊境的情況，突趨緊張。傳說暹羅人還利用住在暹羅的柬埔寨王的哥哥名義，在柬埔寨各處作挑撥離間的工作，暹羅與越南的邊境的緊張的局面，可以說是由暹羅所造成，而暹羅之所以胆敢這樣的做，又可以說是由於日本所煽動。日本這種舉動是借刀殺人的辦法，能否收效，暫不必管。所可惜的是：暹羅沒有覺悟被人利用，而却忘記了越南若被日本佔據，暹羅自己必變爲日本的俎上肉。

日本煽動安南土人去推翻法國在安南的勢力，也是一件很顯明的事實。日本會派代表到順化去遊說安南王，嗾使安南人民，反抗法國，日本又收買了好多安南人辦的報紙，亂造謠言。日本利用許多安南浪人去擾亂安南的治安，在巴黎失守以後在越南的鄉下，與偏僻的地方，有些法國人被安南人毆打，近來報章傳說，越南人民起革命，恐怕就是因爲這

些事情發生，而日本人遂張大其詞，以爲宣傳罷了。總而言之，日本自知其直接驅逐越南的法國勢力之不易，便間接的利用安南人去做這種工作。然而，我們希望安南人不要忘記，日本人所說的「越人治越」是欺騙安南人的一種口號。法國人之統治越南，固未見得好，但是日本若統治越南，則其手段的毒辣，無疑的必百倍於法國。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日本之所以佔據海南島，目的是爲併吞安南。日本之所以到了今日，尚不佔據安南，雖因力量有所不夠，但是對於英美德法也有所顧忌。假使越南人而願作日本的奴隸，不願受法國的統治，那是越南人的「自由」，不過越南人也得明白，日本是中國的仇敵，越南是中國的毗鄰，日本佔據安南，中國決不能容忍，中國與越南不但有悠久的歷史的關係，而且兩國人士向相友好，越南若與中國之敵爲友，不但不見得討好於日本，而且必爲中國所難忍受。

我們深切的希望暹羅的當局，以及越南的人士明白日本不只是東亞的公敵，而是世界的公敵。牠現在已成爲困獸，併吞越南的實力既不夠，而在國際上又沒有與國，只要暹羅的當局與越南的人士，不要上倭寇的當，那麼倭寇要想併吞越南，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了。

## 論泰越的關係

自法國戰敗以後，泰越邊境的緊張，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在泰國方面，亞蘭是泰越交通的樞紐，據說在那裏，暹羅曾積極的預備了軍事的工作，而且有了一個時期，甚至旅館也變爲軍事機關；在越南方面，金塔是越南西南部最大的城市，同時又是現在柬埔寨的京都。這個地方距離泰國的邊界，雖有好幾點鐘的汽車的路程，然據我個人最近的觀察，昔日繁榮的景象已頓呈了冷淡的空氣，往來的旅客固然是減少得多，市區的居民也有很多疏散到鄉下去，街道上有了不少的兵士跑來跑去，而一個很美麗的巴黎式花園，也變爲溝渠式的防空的要地了。

泰越邊境的緊張的局面，可以說是由於泰國所造成，因爲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法國絕不會有侵畧泰國土地的野心，其實，三十餘年來，法國就沒有侵畧泰國土地的行爲，所以這次泰越邊境的緊張禍首乃是暹羅。暹羅爲什麼要作這種舉動？照暹羅人的說法，柬埔寨曾爲暹羅的藩屬，所以暹羅現在的主要目的不外是想收復已失的土地。理論上，這種宣傳是錯誤的，因爲暹羅本身在歷史上也曾爲柬埔寨的藩屬，況暹羅爲柬埔寨的藩屬，乃在柬埔寨爲暹羅的藩屬之前。至於現在統治暹羅的泰族，不但不是柬埔寨固有的土人，而且不

是暹羅固有的主人。泰族統治暹羅已是反客爲主，泰族還想侵略柬埔寨，那是太過份了。在理論上，暹羅既沒有充分的理由去侵略越南，在實力上，暹羅也非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然而暹羅之所以敢作這種企圖，可以說是完全受了日本的煽動。日本的南進政策，是要併吞整個南洋；但是在這個政策的實施的步驟上，牠先來拉攏暹羅，以爲反抗英法的工具，自德國戰勝法國以後，日本侵略越南的野心，雖日趨日亟，但是戰敗後法國屬地的處置問題，既非完全由法國作主，而與德國也有關係。那麼日本要想奪取越南，不但只要威脅法國，且還要得到德國的諒解。況現在英國既未戰敗，美國尙未放棄其原來的遠東政策，日本要想佔據越南，却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侵略安南的步驟，又不外是利用安南土人與暹羅去推翻法國在安南的勢力，近來越南各處的反法情緒的高漲，與日本駐越代表之到順化，遊說安南皇帝，均是日本煽動安南人的明証。我們要指出：在這個情勢之下，暹羅去幫忙日本侵略越南，是一種引虎入室的行爲，暹羅應該明白，越南之於暹羅是「輔車相依」，假使越南落在日本的手裡，暹羅絕不能高枕而臥。暹羅是日本侵略馬來半島與緬甸印度的必經之道，暹羅在過去所以能成爲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完全靠着英法的保護。日本對於英法若無所顧忌，那麼日本對於暹羅自然當作刀上肉。所以爲暹羅計，暹羅應當改變其對越南與對中國的敵對行動，趕快的聯合起來，驅除東亞的公敵，維持東亞的和平。

## 泰越衝突與泰國危機

泰越衝突，據近日報章所載，很爲嚴重。我們從泰國的本身，以及其與各方面的關係來看，這種衝突在表面上，雖是對於越南很爲不利，然事實上，却是泰國的最大的危機。我們願意把這種危機，畧爲解釋，希望泰國的當局，能夠深切的反省。

我們知道，這次泰越衝突的禍首是泰國，泰國之所以要這樣的做，是藉口於收復失地。所謂收復失地，就是一八六七年泰國承認爲法國保護國的柬埔寨，與一八九三年割與法國的柬埔寨屬的巴丹孟與安谷爾兩省，以及屬於泰國的老撾。其實，老撾在不久以前，並非泰國的土地，柬埔寨在歷史上，曾征服過泰國，目下所統治的大部分的土地，直到現在，不但屬於法國的老撾的人民希望得到自由獨立的機會，就是屬於暹羅的老撾的廣大地方的一般人民，也並不滿意於泰國的壓迫，只要他們有了機會，他們必定脫離泰國而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泰國要收復所謂歷史上的藩屬的老撾，不但法國人不願意，就是老撾人也未必願意。因爲在歷史上老撾固曾做過泰國的屬國，但是歷史上老撾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老撾人固未必願意受法國的統治，老撾人也未必願意受泰國的統治。

老撾人固未必願意受治於泰國，柬埔寨人更不願意受治於泰國。柬埔寨在歷史上，不

只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且是一個強盛的國家，泰國現在所統治的地方，大部分曾爲柬埔寨的屬地；泰國現有的文化，很多方面也是柬埔寨的文化；柬埔寨人在目下雖受治於法泰兩國之下，然他們決不會忘記了他們歷史上的光榮。所以正像老撾人一樣，他們固未必願意受法國的統治，更未必願意受泰國的統治。

收復失地這個口號，在歷史上既沒有什麼意義，在現在的老撾人與柬埔寨人的心目中，又是一種侮辱。就使法國人願意放棄這些地方，老撾人與柬埔寨人決不會低首下心去做泰國的奴隸。所以泰越的衝突，不只是泰國與法國的衝突，而也是泰國與老撾與柬埔寨的衝突，假使這個衝突，愈趨嚴重，結果恐怕還要引起泰國本部的老撾人與柬埔寨人的強烈的民族意識，使泰國內部也發生民族的鬥爭，這是泰國當局所應深切反省的第一點。

老撾與柬埔寨之於安南，在歷史上，雖是各自爲政，然目前兩者隸屬法國以後，安南人的勢力已逐漸的擴張到這兩個地方，政府中的好多人員，郵政局、電報局、醫生、律師、以及工商各界很多都是安南人。安南人對於法國雖沒有好感，可是法國統治老撾與柬埔寨，則安南人的勢力在這些地方只有增加，不會減少，假使這些地方被泰國所佔據，則安南人的勢力不但只會減少，而且必至消滅，這是安南人所不能容忍的。目前許多安南人是受了日本的指使，而藉口革命運動，以推倒法國的勢力。日本一方面煽動泰國去推倒法國在老撾與柬埔寨的勢力；一方面又引誘安南人去推翻法國在安南本部的勢力，目的無非

是欲避免自己直接與法越衝突，而使他們爭鬥，以收漁人之利。安南人固是受人愚弄，泰國更是受人愚弄。因為泰國要想佔據老撾與柬埔寨，不只是像我們上面所說必遭法國老撾與柬埔寨的抵抗，而且引起安南人的仇恨，所以，就使泰國能夠佔據老撾與柬埔寨，泰越衝突的嚴重性，並不因之而減少，這又是泰國當局所應深切反省的第二點。

日本爲什麼要幫助泰國與安南人去推倒法國人在越的勢力呢？我們可以說，直接是要統治整個越南；間接是要征服南洋各處，而尤其是英國在南洋的屬地。消滅英國在南洋的勢力，是等於統治整個南洋。但是日本要想威脅英國在南洋的屬地，最簡便的辦法是假道泰國，因爲假道泰國，不但可以威脅英屬馬來半島，而且易於進攻英屬緬甸與印度。假使安南被日本統治，泰國本身就受日本威脅，泰國力量有限，而要借日本的勢力，纔敢進攻歐戰戰敗後的法屬越南，那麼泰國自己沒有力量去抵抗日本，是一件很顯明的事。而況日本對於佔據泰國的野心已早暴露，日本當局曾經宣佈：泰國是南洋最肥美的國家，而且是大有待於開闢的地方。他們又很明白的說：「南進政策是包括泰國在內」。泰國當局未嘗不明白日本的真意，不過在法國未敗之前，泰國一方面，既可利用英法的屬地，以爲日本侵略泰國的屏障；一方面，又可利用日本的軍備，以增加其勢力。現在法國已經戰敗，越南受了日本包圍，泰國這種雙方討便宜的政策，苟不改變，則危機正在目前。又況在英國未被德國征服之前，美國正用力去幫忙英國的時候，不但泰國不能欺負英國，日本也不敢



隨便下手。泰國受了日本指使去征服老撾與柬埔寨，不只是引狼入室，而且引起英美的惡感。英國與泰國在歷史上，雖有過多少的糾紛，然泰國之所以成爲南洋的唯一自由與獨立國家，得英國的帮助最大。現在泰國不與英國爲友而與英國的敵人爲友，英國豈能容忍？這又是泰國的當局，所應深切反省的第三點。

泰國人口總數約有一千多萬，而泰族人口至多只有三分之一。泰族的人口既很少，而一般普通人民的性格又因氣候與他種原因的關係，偏於怠惰，同時又受了長期的佛教的消極思想的影响，少有振作的意志，政府領袖與少數青年，無論怎樣提倡大泰主義，與吶喊收復失地，一般民衆對於政府這種侵略政策，很少發生興趣，以三百多萬的泰族的人口來計算，除了老少婦女之外，全泰族總動員至多不過五十萬人。而這五十萬人中，做和尚者不知多少，反侵略者又不知多少，加以百餘年來得了英法兩國給泰國當爲緩衝地帶，全國上下慣於安閒的生活，沒有作戰的經驗，近數年來國內數次革命，除了人民聽慣了數响槍聲以外，並沒有什麼流血屠殺的現象。近來泰國當局受了日本的煽動，雖是極力購買飛機，增加戰艦與訓練軍隊，然而兵士們對於鄭昭抵抗緬甸的精神，早已忘記。同時對於新式軍火的使用的智識，既很缺乏；對於現代戰爭的經驗，又完全沒有。以這樣的人民，與這種的士兵，去作消極的抵抗，恐怕還談不上要想去作積極的侵略，其結果可想而知。而況法國雖敗於勁強的德國，未必就甘心屈服於泰國。其寔數十年來，法國對於泰越邊境就很注

意，而尤其法國戰敗以後，對於這些邊地的軍事準備，與防空工作，至為積極。三個月前，我在柬埔寨各處住了數週，就感覺好像置身於戰時的環境之中。這可以說是表示越南的法國當局的抵抗的決心。泰國受人指使，甘為禍首，未必就能勝利，若是敗了，固是自殺政策；就是勝了，也不過是引狼入室，終於滅亡。這又是泰國當局所應深切反省的第四點。

總而言之，泰越衝突，實際上對於泰國最為不利。其寔日本對於星加坡既不敢直接進攻，日本對於英國的南洋屬地，能否佔據，很成問題。然而日本若統治了安南，無疑的是攫取泰國的先聲。說不定日本要借假道的名義，而達其佔據泰國的目的，這麼一來，泰國親日本而反抗英法美，那是最愚蠢不過的政策。近日來報章宣傳泰國與英美有合作的可能，而泰國外交顧問也有泰越衝突會使日本坐收漁利的表示。我們希望泰國當局趕快覺悟，共驅東亞的公敵。這不只是東亞的幸福，也是世界的幸福。

## 關於暹羅華化問題

岑家梧

國人對於暹羅問題的特別注意，可說是始於一九三六年六月暹羅當局改國號爲泐之後，因爲暹羅的改號，實有着煽動吾國境內少數民族的陰謀，所以學術界對於這個問題，曾有種種討論。可是陳序經先生在五六年前，對暹羅早已有深刻的認識。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間，他幾次從暹羅考察歸來，看見了暹羅社會文化的進步，同時又看見暹羅排華思潮的澎湃，二十六年便在獨立評論發表進步的暹羅一文，喚起國人的注意。他說：「國人對於暹羅，大概以爲一來是一個蕞爾小國，二來是我們過去的藩屬，三來沒有什麼特殊的優高與固有的文化，所以從來不但很少注意，而且很爲蔑視。近數年來，因爲暹羅發生了好幾次革命與排華運動，國人對之雖稍加注意，可是蔑視的心理，好像並不減少。連了好多住在暹羅的華僑也存這種觀念……其實東亞的獨立國家，除了中國與日本外，只有暹羅，現在我們看不起我們的南鄰，正與從前看不起我們的東鄰一樣。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南鄰的野心未必減於我們的東鄰，暹羅人近來常常說：「唐代的南詔是他們的故國，中國的南部是他們的故鄉。」他們既是被迫而南遷，他們也許待機而北還。暹羅第七世皇又對過華僑說：「華暹血統關係很深，即我個人也含有華人血統，故在暹華僑就是暹人，當忠

愛暹羅。」暹羅全國人口只有一千萬左右，而華僑已有三百萬至五百萬，暹王這些話，決非無的之矢。」（二三五期十一頁）他在那篇文章的結尾，曾提出兩句話說：「從前俾士麥與黃公度曾勸我們注意我們的東鄰，我願國人今後不要蔑視我們的南鄰。」這兩句話，現在却成爲切合時弊之言，陳氏實有先見之明。

繼那篇文章之後，陳氏又盡力搜集暹羅華化的材料，撰成暹羅華化考一文，前後在東方雜誌卅五卷二十至廿一期發表。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欲使中暹人士明瞭暹羅過去曾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暹羅現在應該感覺到排華政策的錯誤，而謀中暹兩國的親善。最近許雲樵先生發表了讀暹羅華化考一文，（東方雜誌卅七卷四期），對陳氏的文章，說其「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說其爲「匪夷所思」。這未免太不了解陳氏研究暹羅的初衷了。

許文中開頭便說：「尙有不少重要的史料陳先生未曾見到，尤其是近代學者的史地考証。」又說：「在今日我們應當利用新的史料。」可惜許氏所說「新的史料」，除了介紹他自己所作明史暹羅傳考釋，暹羅古國考之外，只有北方紀年，南掌紀年，庸那迦紀年等的書名。關於許氏所作，據說是發表於廿八年的暹羅華僑日報星期日，陳氏的暹羅華化考則發表於廿六年，且據我所知，該稿乃成於廿四年間，要責陳氏沒有看到這些新的史料，殊爲不當。至於陳氏研究暹羅問題，是不是沒有利用新的史料？據我所知，陳氏在暹羅華化考一文之後，在昆明出版的今日評論，新動向，重慶出版的新經濟，外交研究等雜誌

上，前後都發表過不少關於暹羅的文章。最近又寫了一本暹羅與中國（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於暹羅的人口，種族，歷史，華僑，以及暹羅文化上的華化與歐化問題，都有精細的研究，都使用了豐富的新資料。而且陳氏對於各項資料，都經過一番精審的選擇。在暹羅與中國一書中，第四章對於中外學者所著的暹羅史書如暹羅——從古代到現代，暹羅古代史等，亦曾作過詳細的批判。若說陳氏研究暹羅問題，缺乏史料的知識，更不確當。

在陳氏寫暹羅華化考之前，國人對於暹羅華化的問題，確是少有作過系統的探討。陳氏此文，推之為研究暹羅華化問題的開山作，當不為過。顧陳氏之意，他寫此文時，凡是有關暹羅華化的材料，大致無問題的都拿來分別敘述，以備後人作進一步的研究。所以他對於暹羅華化以外的問題，向持審慎的態度。例如對暹羅古代的民族還有疑問的地方，他往往愛用「假使」兩個字做前提。他說：「大明一統志卷九十暹羅國條謂「暹羅乃漢赤眉種」。假使此說有所根據，那麼赤眉本來就是中國人，而其文化也是完全是中國文化。」

「我們尙未有充分的證據去證明汰族並非唐時的南詔與漢代的哀牢之前，我們願意暫時以哀牢為研究的起點。」許氏却以為「陳先生似乎很有心要把暹羅民族的來源，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認識。」又說：陳氏「貿然將哀牢和南詔的接受中國文化引為暹羅華化之証。」則不無誤會。汰族來源的問題相當複雜，的確還有待於將來的研究，許氏對於陳文却處處推敲，頗有吹毛求疵之嫌。

現在再就有關暹羅華化的問題，具體地提供一點意見，藉向許陳二氏商榷。

第一：關於暹羅兩字的範圍。許氏認爲「暹羅是一個國名，至多只能指入主暹地的秦族。」許氏把暹羅二字解釋爲汰族的暹羅，他便認爲研究暹羅的文化，應當只以暹羅秦族的文化爲限。我們知道：暹羅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汰人之外，尚有老撾人，馬來人，柬埔寨人，派其由人，加林人，蒙人，香人，以及三百餘萬的華僑。暹羅的領土，在歷史上也經過無數次的變更。所以我們應該說凡是歷史上屬於暹羅的地方及民族，這些歷史文化都是研究暹羅歷史文化的對象，既不只限於汰族，抑且不限於現在地理上的暹羅。這裏讓我作一個顯淺的比喻，中國古代的民族有華夏系，荆吳系，百越系，現在中國境內漢族之外又有苗，傣，黎，羅羅，藏人等族，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可不可以只以古代華夏系的歷史爲歷史，只以現在漢族的文化爲文化？廣東在漢前似少有漢族的足跡，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是不是亦可把廣東擯於歷史之外？這當然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許氏以爲「陳氏將暹羅一名的涵義擴大得太廣」，無寧說許氏把暹羅一名的涵義縮小得太狹。

由於許氏把暹羅二字的範圍看得太狹，許氏反對陳氏的許多作爲暹羅華化的佐証的民族等問題，都犯上了很大的錯誤。例如陳氏引隋書卷八十二赤土傳所述赤土的風俗與暹羅人的風俗相同，而赤土又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所以說赤土的華化可作爲暹羅華化的佐証。這點許氏却表示異議，他的理由是赤土的風俗完全與暹羅人不同而與柬埔寨人相同；

同時赤士的地望亦不在暹羅而在宋卡。關於前者，縱說赤士爲柬埔寨人是對的，那麼暹羅境內是不是會有過柬埔寨人的足蹟？難道在暹羅柬埔寨文化就不是構成暹羅文化的一部份？關於後者，許氏的考証是否確實，姑置勿論，但若果赤士確當今之宋卡，宋卡也豈不是被過暹羅所征服而納入暹羅的版圖嗎？這麼一來，難道宋卡的歷史文化，又豈不是構成暹羅歷史文化的一部份？

第二：陳氏說：「據暹羅及西洋方面的記載，汰族在元朝以前，已散居於暹羅各處，至元滅大理之後，汰族之南遷者更多，因此汰族在暹羅的勢力，也因之大振。不過我們既知道宋史已有羅斛國的記載，又大理國雖爲蒙古所亡，然段氏尙治其地，那麼汰族這次是否多被迫南遷，同時暹羅的汰族王朝是否因爲在大理的汰族南遷而增其勢力，以建暹羅境內的汰族王朝，當然還是疑問。」陳氏對於哀牢南詔的接受中國文化引爲暹羅華化的佐証，因有假設在前，已如上述。然他對於所謂元滅大理後的汰族南遷而建立暹羅汰族王朝一事，則保持着懷疑的態度。我們知道：陳氏所引的那段話，大概是出自王又申譯達嗎鑾拉查奴帕親王的暹羅古代史，該書所述汰族歷史的牽強附會，是盡人都知的事實，上面的那一段話尤爲無稽。因爲元滅大理是在佛曆一七九七年（西曆一二五四），暹羅汰族在蘇口胎（Sukhodaya）建立王朝爲佛曆一八〇〇年（一二五七），中間相距，只有三年之久，大理與蘇口胎相距又數千里之遙，試問以前的交通那麼困難，雲南多數的汰族，怎能

驟然與暹羅的汰族聯合起來，驅逐柬埔寨人，建立新興的國家？由是可見達氏之說，不是荒謬無稽，便是別有用意。許氏却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若說大理雖為蒙古所滅，段氏尚統治其地，因疑泰族不致被迫南遷，那麼現今北平，南京等處都有傀儡組織，難道我們便能說：人民並沒有向後方疏散嗎？所謂南遷並不是說：跑得一個都不留，要不然何以我國西南現在還有數百萬的泰族散居各地呢？」元代雲南汰族是否為「段氏所迫」，是否「南遷」，都還有待異日的考証，可是今日我們向後方疏散則確為「被迫」；而今日我們的交通工具有汽車，火車，飛機，較之元代進步了千百倍，我們的同胞三年內疏散到後方來的只有很少的一部份呢？

第三：關於鄭昭被逐的事實，陳氏據暹羅——從古代到現代一書說：鄭昭於一七八二年被迫退位的原因有三，即「第一因為他是一位外國人，第二他多用他的親戚作政府高級官吏，第三他個人的習慣不好，所以暹羅人纔不欣喜他。」接着陳氏便說：「我們以為假使這些原因就是鄭昭被逐的真正原因，那麼鄭昭大概是因為太過主張華化而致被逐吧！」陳先生對於暹羅人所說的三個原因，固然沒有盲目的相信，而暫以假定做前提。但陳氏這種推想是很自然而合理的，因為鄭昭原是一位華僑，讓我舉出許氏所譯的暹羅王鄭昭傳來證明。該書第三章關於鄭昭的身世的記述是：「佛爺誕生於佛曆二二七七年（清雍正十二年，西曆一七三四年），歲次甲寅，為賭捐稅吏中國海豐人之子也。」竹葉本的暹羅國史



亦云：「其時，（雍正年間）大城中有華人名鄭鏞者，中國海豐人，爵居坤佛爲攤主，娶妻洛央生一子，名信，卽皇也。」信卽鄭昭的原名。這都証明了鄭昭原是一個中國人。鄭昭既是中國人，若果暹羅人說他是外國人，當然就是指中國了，而所謂暹羅人不歡喜他的不良習慣，當然亦是指中國人的習慣。何況鄭昭治國時，暹羅各方面的華化之深，又是事實。陳氏以此爲暹羅華化的材料，我們原不能有所非難。許氏却說：「鄭昭有否不良習慣，姑且不問，硬說不良習慣爲華化，正有些匪夷所思，至於因太過華化而被逐，更是陳先生的獨創之見，我們在暹籍中也未見到過一絲痕跡。」這幾句話，對於鄭昭華化的史實，固不能推翻。同時，鄭昭是不是有不良習慣，我們也不願追究，但暹羅人確以此爲威迫鄭昭退位的藉口，今日暹羅排華思想，不特可以說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而且也可說是暹羅反對華化提倡暹化的開端。

第四：羅斛國與暹國合併的問題。暹與羅斛，原爲兩個國家，後來暹爲羅斛所併合爲一國而稱爲暹羅。陳氏據明史外國傳有賜「暹羅國王之印」一條，又據汪大淵島夷志畧暹羅國條云：「至正乙丑（一三四九）暹國降於羅斛」。便決定：「就使暹羅這個國號並非始自洪武，那麼暹國與羅斛合爲一國而謂爲暹羅，也當在一三四九以後」。許氏對此似又不同意。他的意見是暹羅二字的連用，當在十四世紀以前，因爲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中已載有暹羅之名。這裏我不想徵引其他的史料以說明，我們只要細心一讀許氏的原文，便可

立即指出他的錯誤。許氏說：「我以為暹初強於羅斛，故兩國並舉時，每作暹羅，故兩國合併以前，十三世紀末年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已有暹羅之名」。查周達觀原文為「西南距暹羅半月程」。許氏既明明說「十三世紀末年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已有暹羅之名」是在「兩國合併以前」，則周達觀所記的「暹羅」，顯然是指暹與羅斛兩個國家。我們應該讀周達觀的原文為「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其時兩國尚未合併。然則暹被羅斛合併而稱為暹羅的時間，最早不能在汪大淵所記的之前。可見陳氏的考証當為可信，許氏是無法推翻的。

此外，許氏對於陳文尚有許多誤會的地方，順便也一提。

關於暹羅語言華化的問題，許氏先從中暹語言上分別「語詞的不同」，「語法的不同」，以及「語調的不同」，接着便說：「以上三段，不過舉例，並非說中暹語言的異點，僅此三段，但這一些舉例，已足夠使我們明瞭中暹語言確是兩種語言，不過當出於同一母語，其形態相似，並非受中國語言的影響，若說外來影響，梵語和摩揭陀語還遠勝中國語七八十倍呢！說暹語「以中國語為根本」，是不懂得語言學者的武斷。」許氏說中暹語言是兩種語言是對的，但陳氏也並沒有說暹語「以中國語為根本」。陳氏原文說：「暹羅文字雖屬印度系，然皆屬單音，而且深受中國語言的影響。因為有了好多事物，直到現在，還是用中國話，所以有些人說：暹羅語言是以中國語言為根本，而運用印度的語言為記載事物的符號。丘斌存先生在暹羅的國情一文，以為暹羅的語言，十之七是中國話，這

也許未免言之稍過，不過在暹羅人的說話中，中國話的成份是不少的。」陳氏既說的暹羅語「以中國語爲根本」是「有些人說」的，接下對於「有些人說」的那句話，又駁之爲「言之稍過」，可見陳氏不會認爲暹羅語以中國語爲根本，而只是認爲暹羅語是「深受中國語的影響。」那是很顯明的。我們相信許氏也決不會否認暹羅語中含有中國語的成份罷。

關於暹羅學生留學中國的問題，許氏亦有誤會的地方。陳氏的原意是說：「近年來暹羅政府派留學生到中國廣東，北平各處求學，主要目的，也許爲明瞭中國國內與在暹華僑的情況，然而無形中，這些留學生受了中國文化不少的影響。比方有一位曾在北平留學而現在在教育部作事的青年，無論在個人的行爲思想，或從其家庭的狀況來看，都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但許氏偏說：「陳先生以暹羅學生留學中國爲榮」，又說：「對於陳先生的樂觀論調，却起了一層懷疑」。陳氏只是指出直到現在，中國文化對於暹羅的青年，還有不少的影響。而事實上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暹羅人，並不就保其無排華思想，也不能保其對中國不懷惡意。日本不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極深的嗎？他們却變爲我們的敵人。這是很顯淺的例子。由此足見陳氏說那些話時，絕對沒有含有「樂觀的論調」。而許氏「加以補充」的話，更加曲解陳氏的原意了。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甲集第六種

越 南 問 題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初版

著 者 陳 序 經

出 版 者 嶺南大學西南  
社會經濟研究所

廣州河南康樂

印 刷 者 清 華 印 書 館

廣州惠愛東毓秀新街

定 價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640B



40

~~1614288~~

上海图书馆书

